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86 ·

歷史·地理類

四十自述

從文自傳

在出版界二十年

我在六十歲以前

我的半生

胡適著

沈從文著

張靜廬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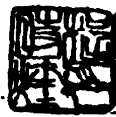
馬叙倫著

陳鶴琴著

上海書店

寸草春暉慈母恩童年
自傳吐根源以忘一滴孤兒
淚灌溉花開幼稚園

程時燦敬題



卷頭語

去年夏天，朱君澤甫很懇切地對我說：「我願追隨先生數月，把先生的生平言行，詳細記錄下來，以作青年的寶鑑。」

我說：「我的言行那裡可以作青年的寶鑑。況且，我如此之忙，那裡有時間來顧到這些瑣屑的事情呢？」澤甫的盛意，祇得心領而已。

到了秋涼，告假赴甬休養。朱君銘新想我客居無聊，就來書慫恿我從事著作。他說：「我之一生」，確是個極好題目。把一生的事略，回憶一下，真夠味兒，況且你五十歲時，可以把這本書送給老太太作一份壽禮，何等光榮！」

這一句話，打動了我的心弦，澤甫把我的言行做青年的寶鑑，我是不敢當的。銘新叫我做份壽禮送給我八十四歲的最慈愛的老母親，那我不敢推辭了。

寫書的動機雖然有了；但是書的名稱，內容，體裁，都是有問題的，而且我的文筆，非常笨拙，這種編著重任，能否擔當得起，也是一個問題。思維再三，不敢動筆。

聖誕節前，我感於佳節之無聊，就從上午九時到下午三時，一口氣把「聖誕老人」這篇文章寫成功，寫了之後，覺得這種故事式的寫法，也可以應付，就想把我的生平從頭至尾寫出來，以作為我七個小孩子做人的參攷。

聖誕佳節是在葉運隆兄家裡度的，葉師母問我：「你的傳記寫得

怎樣了？」我說：「最近祇寫了一篇『聖誕老人』。對於寫傳記，覺得實在有點難過，我有什麼東西可以傳給後世，值得記下來呢？」

她說：「你的童年，你的求學情形，你的奮鬥經過，你的事業，你的處世接物，都值得記念，值得流傳，值得做青年的模範。」

我說：「我有兩個理由，要寫這本傳記，第一個理由是我可以藉此告訴我的七個小孩子，使他們澈底的認識我，第二個理由是我可以藉此做我自己下半世的借鑑，所謂檢討過往，鞭策來茲，若把我作為青年模範，那似乎有點不配呢？」

關於書名，新銘建議為「我之一生」，當初我看了這個名稱，就感覺到我的一生還沒有完，如何可稱「一生」呢？

我雖年近五十，而精神飽滿，自覺總如二十來歲的青年，倒不如

稱「我之半生」來得好，但仔細一想，這個名稱也不妥當。黃君仲蘇建議兩個名稱：一爲「行年五十」，一爲「五十之年」。這兩個名稱都是很文雅，也很確切，但覺其太多，還不若「五十回憶錄」這個名稱，來得直截了當，所以本書書名就此決定了。

今年春遊重慶得逢故舊陶行知兄，請其爲「五十回憶錄」做一篇短序，並將這本自傳題名來源說了一遍，他說：「我的半生」比「五十回憶錄」來得新穎，來得確切，來得有意義，顧名思義，半生事業還在後呢！」

書的體裁也是很難定奪，傳記式的敘述似乎嫌太枯燥。故事式的描寫，倒來得活潑生動。遂擬定綱目想仿照「愛的教育」的體裁，一個小題目寫一短篇。不料連寫了幾篇，篇篇都是很長。不得已祇有在篇

中再行分段而已。

這本書原定一口氣寫完的。不料在寧波寫了一個月之後，各方函電催促邀我到重慶到江西去了。所以祇寫了上卷，從祖宗寫起到遊學爲止，回國以後二十二年中我究竟幹些什麼事，我怎樣組織家庭，我怎樣教小孩子，怎樣教導人，怎樣幫助人，怎樣研究學問，這種種問題祇有待諸將來再答覆吧。

作者編著

一・兒童心理之研究

二・智力測驗

三・家庭教育

四・教育測驗

五・兒童教育 主編四卷

六・測驗概要

七・世界兒童歌曲集 與屠哲梅合編

八・我的工作簿上下冊 與屠哲梅丁光燮合編

九・兒童生活寫真 與鍾昭華合編

十．一年中的幼稚園教學單元 與鍾昭華合編

十一．小學各科心理學 與陳堯昌合譯

十二．語體文應用字彙

十三．各種教育與心理測驗 十種

以上商務印書館出版

十四．幼稚園課本 十六冊

十五．兒童國語課本 八冊

十六．兒童國語課本 三冊

十七．兒童科學叢書 六冊

十八．兒童遊戲 與屠哲梅合編

十九．兒童故事

二〇・好朋友叢書 十四冊

二一・兒童手工活葉教材 四套

二二・兒童作文練習課本 六冊

二三・小學毛筆習字帖 與陳選善合編四冊

二四・小學小字習字帖 六冊與龐任公合著

二五・幼稚教育編文集 與陶行知合著

二六・幼稚園用各種掛圖 四種

二七・兒童算術練習片

以上兒童書局出版

二八・最新英語讀本 四冊

二九・最新英語習字帖

以上中華書局出版

三〇・小學自然故事叢刊 四十冊

三一・小學歷史故事叢書 四十冊

三二・小學教師 主編

以上民衆書店(世界書局)出版

三三・世界兒童前奏曲 與鍾昭華合編

世界書局出版

三四・我的童年

三五・啞吧會說話 (原名聖誕老人)

以上江西教育用品廠出版

我的半生目錄

卷頭語

序

- 一、行年五十尙嬰兒……………鄭宗海
- 二、永遠微笑的兒童教育家……………俞子夷
- 三、爲國增光的「大腦」代表……………關瑞楫
- 四、中國的福祿培爾
- 鼓樓幼稚園創辦者……………鍾昭華
- 五、以研究學術精祿來辦理教育行政的陳老師……………李清悚
- 六、可敬的華僑子弟的童子軍隊長……………李揚安

上卷

第一章 我們的祖家	一
第二章 我的「哥哥」	一五
第三章 我的童年	三九
第四章 中學時代	七七
第五章 大學時代	九九
第六章 美國遊學	一二九

序 (一)

行年五十尙嬰兒

鄭宗海

當民國肇建之年，我負笈渡海，北上京師肄業北京西郊之清華學校。那時情形，現在回想，猶不啻如昨日事，然而却已一世了。其時同班同學中，略舉數例，如金岳霖、廖世承、孟憲承、李岡、吳欽烈、李廣勳諸兄等等。既各以其所擅長之學術鳴於當世，而同班中尙有一位身體強健，精神飽滿，日致力於鄉村服務，縈心於同學之福利與修養的，便是今日我國初等教育界所共仰的陳鶴琴教授。陳教授早就抱了一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之主旨，當時清華園附近一帶村莊，南起大鐘寺，西至海淀，早就踏偏了這個青年天使的足跡，每到圓明園的廢墟映着夕陽殘照的時候，他才和一班野老邨童分別周校。有時還

由上夜課，那便須攜着燈籠，從這些稀疏村落沿着曲徑馳道迤邐而歸了。原來從他的精神熱血而言，他已不管是醉人妻作者的裴士德洛齊 (Pettalozzi) 因為他服務心的強盛，所以後來方力排浮議，挺身而應上海工部局教育委員會之禮聘，肆力以謀東亞第一大埠租借地帶內國人教育機會之改進與擴充。苦志毅力，和平奮鬥，悉心整理，邁步猛晉垂十餘年，使上海租界教育，所以沾被國人者，今日已有廣大堅強之基礎，便可見陳教授的精神為不虛費，然而從當日北京的鄉村，以至現在偌大繁華富庶的都會，然事業不同，環境大異，却都由服務心所驅使，責任心所秉持，那便是無疑的了。

當其留學美國，初入約翰霍金大學，從生物學權威吉銀斯教授 (Prof. Jennings) 等游，益濬發其研究自然之興味，繼而入哥倫比亞大學 師範學院，久坐名師桑戴克教授 (Thorn dike Edward. L.) 之絳帳，遂奠

定其後來研究兒童心理之動機。陳教授在國立東南大學時，于此先後成二巨著，多本實地觀察或實驗之結果，筆路藍縷，在我國見爲斯學之開山始祖。

其服職上海時，殫心竭慮於教科書與兒童讀物之編纂，每從兒童生活與經驗中找材料。又於編教科書時，更按心理學習原則，將複現重溫，筋肉表現，認識辨別（如缺圖填補）等原則，組織於課文排列構造之中，慘澹經營，得未曾有，先後成幼稚課本，小學國語與初等英語教科書各若干冊。此等原則遂漸爲教科書所普遍應用。後之人但見其沾溉之廣而忘其倡導之功了。

今陳教授以年屆五十，將有自傳之編，以昭示來者，猥以相知，囑就所見撰一短篇，俾附驥尾，氛侵滔天，飄流無地，泚筆直書，不文滋甚，愧以同庚，無所成就。歲月不居，感慨徒深，惟是五十方當

孔子學易之年，近美國發明家袁平教授 Puyin. Michael. 謂事業生始於四十“Life begins at forty.”且著書以證其說。陳教授精力本強，則將來之事業更無限量，吾茲預祝其七十八十歲時自傳之相繼與世人相見，而吾亦願得及讀其未來之書，倘真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偶讀楊廉夫詩，見有，「五十狂夫心尙孩，不受俗物相填紙」之句。（案下句原見李長古集）陳教授爲兒童心理學者，而其性情純粹，興味濃郁，頗有似乎老子之所謂，嬰兒。我雖自遭此次重大國難之後，創巨而痛深，但對於人類，對於文化，對於知識藝術的興味，自問薈猶未減，竊幸尙有彷彿於「嬰兒」之一體者，嬰兒嬰兒，殆實爲人世生命之鵠的！故我更願陳教授永爲「嬰兒」，卽以是爲陳教授壽。

海甯鄭宗海曉滄草於東緡雲時念九年三月八日

序 (二)

永遠微笑的兒童教育家

俞子夷

鶴琴先生寫信來，說是五十歲了，我有些不信。我記得他是一位美少年。在南京同事時，我有這樣一個印象。分別後，京杭不時相遇，他額上雖有較深的綳紋，但是紅紅白白的臉色，依舊表露着少年時的美麗。近兩年沒機會相見，我不信他會得像五十歲的老人，即使他到百歲，鬚髮全白了時，恐怕仍舊能保持他的童顏。他的姿勢最使我羨慕。無論上課，開會，談話，他總是始終坐得挺直，從不見他撐了頭、灣了腰、曲了背，露出一些疲乏的神情。立時、走時、也是這樣，就是打招呼行禮、他上半身的灣度，也是很小的，並且在背後看不到

知率直過度，近乎傲慢，他在和氣的姿態中行爽直。這是他最大的優點，和氣過了份，容易變成成功無聊的敷衍，我們同事好多年，他從來不說什麼客套語，不必用客套，他的和氣，已經儘夠維持友誼。這樣很自然的交往，我竭力模倣，也不容易做到。

他專攻兒童心理，他不單單在桌上研究，在沙發上討論，他要試驗，一切都要試驗。在南京同事時，他和我們的往來，差不多全是爲了試驗，我也喜歡試驗，這一點，我們的氣味最相投合，不試不能知道學理，是不是合用，一試驗後，可以找出新的問題來，我喜歡用試驗的態度辦小學，從他的種種試驗裡，我學會了好多新的經驗。共同編造測驗時，我得益更多，就這一點說，他不但是我的朋友，簡直是我的教師。

序 (三)

爲國爭光的「大腦」代表

關瑞梧

婦孺販賣的問題，在遠東各國，仍是極爲嚴重，尤其是中國，無辜婦孺，被販到南洋各地，爲娼爲妓，慘無人道。於是一九三七年，國際聯盟會，就發起禁販婦孺會，召集各國代表，討論婦孺禁販問題，希望關係各國能討論分工合作的辦法，俾對這個問題有較切實的解決，於是除了有各國政府正式代表參加會議以外，私立慈善團體對本問題有興趣及服務的，全可派代表參與。中國的政府代表，是駐爪哇總領事，因爲會議是在爪哇舉行，就地派外交人員參加，可以省去政府許多費用。私人慈善團體參加的有熊希齡先生代表世界紅卍字會中國總會

，毛彥文女士代表中國女界紅卍字會，陳鶴琴先生代表中華慈幼協會，筆者代表北平香山慈幼院，於是我起始認識了這位聞名的教育家陳鶴琴先生。我們這一行代表是在一九三七年正月一齊離開上海乘芝沙路亞船赴爪哇。除了各人自己帶了些所代表機關關於婦孺福利的工作報告以外，關於我國整個婦孺販賣的情形及事實，全茫無頭緒，以爲這一方面的材料，應該由政府代表的負責，俟後大家又覺得我們不能完全賴政府報告，怕是官樣文章，不但於事實無補，反而引起他國的蔑視。於是我們各人把所有的材料集齊，公推陳先生草擬報告，把一些東鱗西爪散碎的事實，要草成一篇「中國婦孺被販賣」的文章，的確不是易事。船到香港到爪哇的十二日途中，每日陳先生均在絞用腦汁，孜孜不倦地寫報告。因爲過於煩累的原故，船到爪哇的前二天，

他的胃病復發，劇痛到不能起床，於是我就負起打字的责任，把全篇報告，整理清楚，有時認不清字時，他總是忍着胃痛，耐煩地向我解釋，這種精神實使我們這班後進，相形生愧。

到了爪哇，果然不出我們所料，駐爪哇的中國總領事，只是得到政府的通知，命他代表出席國聯婦孺禁販會，並沒有關於這問題的材料，供他發言及報告之用，當時大會已經開幕，寫信打電報或用任何方法向國內要材料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每天開會的議程，各國代表均須有報告，我們既代表中國，而且這又是關於中國的問題，將何以應付呢？於是陳先生毅然負起每日草擬報告的責任來。他就著我們許多僅有的材料，推展申論，作成報告，供給我國政府代表正式發言人在會場發表。當時我們全叫他作「大腦」。因為沒有他，簡直不可想像

了。

大會的程序，是上午正式會議，下午小組會議，分別專門討論。

正式會議的時候，是由各國政府代表爲正式發言人，發表關於本國狀況的報告，接着就是討論我國的問題，除了政府代表報告了以後，討論的部份，多半由陳先生發言，一者因報告的本身，是他起草的，他對於整個問題有比較充分的認識，二者是他的英語和才幹全是超卓過人，所以全靠他來答辦一切。給我印像最深的就是關於在遠東設立國際婦孺販局的議案，英屬星加坡代表極力主張在星加坡設立，陳先生極力主張設在上海，因爲中國的婦孺被販賣的數目最多，上海是出口的淵藪，是杜絕此患的唯一門徑，設在他處屬地，無異是使中國失了統制的能力，增加他國的便利，對本問題毫無補益。香港之成爲婦孺

各種人全有的，商人，教員小學生，種種不一，對他們講的，也無非是一些喚起對於祖國認識的事實，我們代表團中，祇有陳先生的演講，最動觀聽，像是一種至心之言，將祖國的美點，坦白的告訴那一班渴望知道祖國情形的人。筆者曾記得最末一次在巴達維亞城被當地教職員聯合請去演講，陳先生因為過勞，胃病復發痛的不能起床，可是他仍是掙扎起來，把自己預備好的演講稿，託人到會去念，他說：『得到在華僑中宣傳的機會太不易了，做教育及社會福利事業的人，應該盡量去利用牠。』

大會完畢後。我們離開爪哇，全覺得中國婦孺被販賣的問題大家應該從此負起研究及宣傳的使命來。可是筆者個人除了關於本題多看些書以外，始終沒做甚麼，熊先生是故去了，而陳先生則極努力地

序
(四)

中國的福祿培爾

鼓樓幼稚園創辦者

鍾昭華

中國最著名的幼稚園，不是南京鼓樓幼稚園嗎？開闢中國幼稚教育的園地，不是南京鼓樓幼稚園嗎？這個幼稚園究竟是誰創辦的？怎樣發展的？對於全國幼稚教育有什麼貢獻？讓我來說個明白。

南京鼓樓幼稚園，是在南京鼓樓的東邊。那裡有精緻的園舍，創製的教具，美麗的花園，寬大的遊戲場，小小的動物園。凡是到過那裡的人們，誰也忘不了那幽雅的環境，和一羣活潑的小天使。凡是進過那幼稚園的小朋友，誰也忘不了那幼兒時代的小天堂。

十幾年來，鼓樓幼稚園做了開闢中國幼稚教育的先鋒。慘淡經營，幾經艱難，當時一般人，並沒有注意到幼稚教育。要喚醒一般人的注意，要推動學齡前的教育，非有專門研究的學者，熱烈提倡不爲功。鼓樓幼稚園，適應時代的需要而創辦的，在幼教荒涼的園地中努力，在堅苦的環境中奮鬥，不久，國內人士，對於幼稚教育開始注意，而幼稚園逐漸增多了，飲水思源，我們不得不想到創辦鼓樓幼稚園的兒童教育專家陳鶴琴先生了。

民國八年，陳先生自美返國，擔任國立南京高師（後改爲國立東南大學，今改爲國立中央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十二年春，爲了要研究兒童心理，實驗幼稚教育，他就創辦一個家庭幼稚園。什麼叫做家庭幼稚園呢？說來很有趣，那時陳先生恰巧建築一所住宅，他就把客

廳變成幼稚園，什麼幼稚園的設備，什麼幼稚園的教具，什麼幼稚園的教材，什麼幼稚園的教法，陳先生晝夜不息的創製，孳孳不倦的研究，往往爲了一個問題，他會廢寢忘食，他會用全副的精神去探討，去解答，那時候，那個家庭幼稚園，一共祇有十二個小天使。一年以後，兒童漸漸增加了，社會人士，也漸漸明瞭幼稚教育的重要了。陳先生得了這種鼓勵，益加奮勉，就毅然決然，募捐興工，建築園舍，一所小巧玲瓏的幼稚園，居然在鼓樓頭條巷正式產生了。但經費籌措不易，除了募捐外，又向各教育機關請求補助。在不斷的進展中，陳先生把鼓樓幼稚園建立了穩固的基礎。

幼稚教育究竟能怎樣推廣呢？單單創辦一個幼稚園是不夠的。陳先生深明這個道理，就邀集了研究幼稚教育的同志，成立了一個幼稚

教育研究會，每月開會，討論幼稚教育的問題，出版幼稚教育的刊物

——幼稚教育叢刊——非定期的，幼稚教育——定期的，每月一次，

完全以研究兒童爲對象，舉凡材料的搜集，教學的方法，書報的介紹，教具玩具的創造，都儘量貢獻給大家做試驗和參考，這樣一來，全國各地，對於幼稚教育，開始注意了。十七年陳先生又聯絡了東大實小，南中實小，蘇中實小，京女中實小，江蘇三師附小等著名的幾個小學，組織中華兒童教育社，並將幼稚教育月刊改爲兒童教育月刊。從那時起兒童教育漸受國人的重視而中華兒童教育社，不久就突飛猛進，全國分社，達三十餘處，社員達四千餘人，在中國的兒童教育史上，得以大放光明。這一切，都使我們不得不想到勞苦功高的陳先生了。

陳先生爲人和藹可親，誠懇謙虛，處處地方，只看見他愛人的心，不論什麼人，凡是有求於他的，他總是竭力幫助。

十幾年來，我深深地受了陳先生的指示和感化。曾記得民國二十一年秋，他要我到鼓樓幼稚園去負完全的責任。那時我明知鼓樓需要一個精明強幹的人去工作，像我這樣既無能力又無經驗的人，如何能擔當得起這個重任呢？可是陳先生很能用人，他說：「鼓樓需要整頓，鼓樓需要專心負責的人，你是我認爲最適當的人，一定可以做得好，一定可以做成功。」他的話雖不多，但是句句真實可貴。他信任一個人，就交給他全權去辦理，給他機會去經營，去創造。那年我去主持以後，陳先生每月從上海來輔導一次，每次都有很寶貴的指示和鼓勵，我有做得不對的地方，他總是用婉轉的言辭，指正我，而做得好的

地方，他會逢人表揚。他教導我學習，勉勵我前進，指示我創造。因此我在鼓樓六年之中，所得的進益，遠勝於讀十年書呢！後來鼓樓的兒童增加到百數十名，鼓樓的園舍，一而再的擴充，鼓樓家長會的成立，家長會和幼稚園的合作，一切都是受了陳先生的指導的。

「做人比做事難」這是陳先生時常對我講的一句警惕語，的確我以前遇到做事困難，往往容易灰心，悲觀，失望，其實事情之所以困難，完全是因為做人不易的緣故，假使我們天天學習做人，我們能應付得當，事情的困難，也就迎刃而解了。我的個性，可以說陳先生知道得最清楚了，他能看出我的短處，加以指正，他也不遺漏我的長處，加以鼓勵和安慰，尤其在做人一方面，他常常指示我，無形中我的心地寬大得多了，我的態度，也沒有像從前那樣嚴重了。

愛護兒童，是陳先生的天性，研究兒童，陳先生認為是他的天職，他不但創立了中國的幼稚教育，更用他半生的精力，改進兒童教育，他所賜予兒童的，實在太偉大了。現在適值他著的「我的半生」出版，我想到我們中國的福祿培爾給中國兒童的福利，謹將我個人的感想，寫了幾句，以資紀念。希望我們的長者——中國的福祿培爾，不斷地爲中國兒童謀幸福，爲中國兒童創造新世界。

序 (五)

以研究學術精神來辦理教育行政的陳老師

李清棟

(一)

三年不見的陳鶴琴先生，忽然在這劫後的山城中一個歡迎國民教育會議代表的音樂集會中，突然出現了！這是如何驚喜的事！從此在歡笑中握着手，熱情在裏面交流着，相視無言。先生依然是那種使人可親可近的笑貌，只是時序催人，頭髮掩不住年華，已漸漸的蒼白了，況且這數千里的征途，從孤島的魔氛中躍出來，憤怒，忍耐，艱困，風霜，辛苦……一切的危害堆集在一身上；如果不是平日具有很深的修養像先生這樣的人；誰能僅僅生幾根白髮，還保住這從容的笑貌

呢？

先生欣然的對我說：「清悚！你很好，你很好啊！我老了，今年五十歲了！」

我說：「真的嗎！不像，不像，——如果是真的，這難得的機會，我們倒要爲老師慶祝呢？」

哈——哈，哈！先生仰面而笑，那聲音的宏亮，依然是二十年前的光景。

先生說：「不必，不必，你有請我的錢，還是獻給國家，爲民族祝壽罷！」

我說：「好，這樣罷！我只寫一篇紀念文字獻給先生作爲祝壽罷！」

「不客氣，不客氣」

禮堂中射出強烈的白熱燈光來，一陣激昂慷慨的歌聲，從歌者高亢的情緒中迸出來，伴奏着懷娥琳與披安娜，餘音繞着每一個聽者的腦際；吸住了滿堂的聽衆，我們暫時終止了談話。

會散的時候，我要緊的問了一問先生所住大華飯店的房間號數，預備明晨的訪問；就與先生說了一聲晚安，握手分別，赴另外的一個宴會去了。

山城的晚霧，迷漫着；一星星燈火從山坳裏，放射出黃色的光焰來，依然是那般的輝煌，誰能相信這是廢墟中的新生長，世界是這樣的不息變，不息的生長，不息的成功；人也是不息的變，不息的生長，今天鶴琴先生這種依然奮發的精神，我憧憬着不能忘，好像這劫後

的朝氣，浸潤到每一個人的心裡，多麼鼓舞興奮，連街邊上走路的閒人，都是挺着胸脯怪有勁似的。新的政治在萬象更新的局面下展布開來，格外顯得雄厚有力。政府中擁有一般新學者，大家都鼓着十二分的勇氣，等着作事的機會來臨，可憐這一個古老的都市，却是先天不足，從來就沒有一個政治機關，專門來對他設施政治，這時市政府來經營市政，正如荒坵上建寶塔，必定要從根做起，這雖是很夠費力量的事，却也是容易看到成效的事。

南京第一任市長是劉紀文先生，教育局長是陳劍脩先生而鶴琴先生却被請爲劍脩先生的副手，做了教育局第二科科長，籌畫全市學校的設立，這是一個很艱難重大的責任，落在先生身上，劍脩先生完全信任他。

先生開始了一個新的計畫，劃全市爲五個實驗區，每區設立一個領導的實驗學校，我就被先生選爲中區實驗學校校長，受了先生的領導，來爲南京市教育盡力，先生在任只不過是一年又二三個月的時間，可是爲南京市立下了一個堅固不拔的基礎，樹成一種特有的實驗研究和專業的風氣，直到以後的十年，猶令人仰望不置，這不能不說是劍脩先生選任得人，而先生努力有效，我就是受着這風氣陶冶的一個人，我自被先生選任爲一個實驗學校校長，接着改辦第一中學十年如一日，與首都同休戚，在首都落在敵人手中之前的二十天，始離開我所辦的學校。

十餘年間的事，真如一剎那，當十餘年前的一天中午鶴琴先生坐在鼓樓住宅內一間面臨草地的客室內，與我開始談南京市教育建毅的

事，那時是一個五月間的天氣，暖風和煦吹在我們的臉上，先生是怎樣的興奮有辦法，一時給我看這個計畫，一時給我看那個報告，正如先生在學校裏作心理實驗時候，一般的殷勤。我辭別出來時，先生送我出來，到了門口，我告別了，他也騎上自行車絕塵而去，那時南京市政府在夫子廟貢院內，距鼓樓有十里左右的路程，先生都是以自行車來往的，這雖是先生的艱苦的精神，却也表示先生的興奮。

自南京市各學校，漸次成立以後，先生定制每一個星期在教育局中開一個校長會議，由先生主持，討論各學校一切共同設施的校務，局內有何行政計劃與設施，可藉此當衆宣布，各學校有何困難，可以藉此陳述，是那時南京市學校教育的一個首腦會議，這個會議不但是使政令推行得快，而且使行政當局與學校當局沒有絲毫的隔閡，先生

正如老師，校長正如學生，從此間感情的融洽，可說是臻於極致了，並且各學校彼此也交換了意見，就此對局內辦了應辦的公事，這是很好的制度，這個會都是每週星期四下午三時舉行。各學校第二日就回校舉行校務會議，幾乎成了定制。後來先生雖然去了職，這個會議制度，依然被後任局長顧樹森劉平江張忠道馬洗繁王崇植諸先生所採取，繼續了有六七年之久。

還有一種很有意義的會議，就是小學各段階的研究會，尤其是低年級教學研究會，每月一次，由先生領導集各校該段階的教師於一堂，討論各種教學方法，每次在一校舉行、輪到那一校時候，那一校負責招待那是必然的，此外並日要報告這種好方法給大家觀摩，同時各校就此參觀了該校，收到仿效的益處，而那一個學校格外警惕自己，

不得不要好起來，這樣從此相激勵，就同時一天一天的進步起來了，記憶那時研究出很多的教具，由局內製成分發給各學校。那時的教育局在先生這樣籌畫，輔佐之下，不但是成功了一個全市教育的行政中心，而且是一個研究的中心了。

各學校校長教師就很少以科長身份來待先生的，都是以老師的身份來看先生的。先生每日除了辦公之外，大部分時間是耗在視察指導上面，每到一個學校，事無巨細，都要垂問，乃至於廁所的大小設備，鏡框懸掛的地位與高低，都要詳細指導的，那時候那一個學校有怎樣的特點，有些什麼設備，在先生的胸中，是瞭如指掌的，凡是到南京市來參觀學校的，只要說出目的，先生就可指你到那一個學校去看，一定給你滿意。

先生以這般校長教師如同自己的學生一樣，常常領導他們到各處優良的學校去參觀。一次到曉莊師範所辦的各學校去，一次到上海市去。都使他們獲到真切的益處。

先生的態度，老是那樣和平，從容，遇到人都是笑容可掬的，校正你的錯誤，使你絲毫感不到不安，並且是樂於接收的，那時雖尙沒有新生活運動，而先生對於衣食住行中的禮節都非常的注意。記得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先生恐怕早已忘却了，我却有很深的印象，某次，我們兩人在上海二馬路人行道上站着談話，我因一時大意，將袴子中縫上一個鈕扣沒有扣，先生一面說話，一面用手代我扣起，等我覺得後紅着臉道謝時，先生戲說：「以後就要罰你五角錢了。」所以我以後遇到先生，馬上就要將衣履檢查一番。從此以後到任何地方沒有鬆

過扣子的。這一種校正他人行為的方法，實在收效很大，我後來用這個方法檢查學生穿制服時的風紀扣子，頗有奇效。

先生對於南京市學校教育一年多的設施，有一冊「一年來的南京特別市教育」可以詳閱，我是從歷史的側面，來寫先生的努力和精神的。

(三)

好的事情也許容易被造物者所忌，都要有一點缺憾使你不能十分的滿足，在先生主持南京市學校教育的第一年剛要開始，劍脩先生就辭局長的職務榮任大學院社會教育司司長，先生也因上海工部局的聘爲華人教育處長要離開南京，這一件事使先生很費極大的躊躇。

先生對於南京市是擬留戀的，正如南京市教育界了留戀先生一樣，記得那是一個仲夏的晚間，先生及震清抑強和我四個人，踏着皎潔的月光，繞着市政府四周的馬路上，慢慢的走着，一圈又一圈，從過

去到將來，作着各方面的比較與籌畫，究竟是離京的好，還是不離京的好，兩個不可調和的問題每在一個人心中起伏着，始終不能得到較好的決定，先生只仰視着月光喟嘆，在我看先生的喟嘆，這還是第一次，先生對於一切事都是樂觀的，只有這一次不是如此。

後來從市府進到泮宮內抑強的住所，抑強拿出所釀造的酒糟，大家隨意的談着。結果先生認為在行政上的局勢，已經不是使先生留京的時候了。拿腳向地板上一頓，嘆一口氣說：「走罷，還是走罷！」

我與先生最親切的共事，在過去十餘年的時間，這一段算是最長而最可紀念的，我就拿這一段材料，寫下獻給先生，作一份小小的賀禮，恭祝先生的康健，和樂；永遠是那樣的少年，永遠是那樣的起勁，我們後來受了先生生命力量的感召，也是那樣的有力，那樣的少年。

序 (六)

可敬的華僑童子軍隊長

李揚安

我認爲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和陳先生做朋友。尤其可寶貴的，就是在我青年的時代，得到他的真摯的指導和深切的感化，這是我對於陳先生銘感肺腑而終身不能忘的。回溯二十年前，陳先生正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我呢，不過是一個中學生。那時候紐約唐人街有許多華僑兒童。經李兆昌（現在夏威夷大學任國文教授）和洪煨稜（現在燕京大學任教授）兩位先生的提倡，唐人街成立了一隊華僑童子軍，這隊童子軍是什麼人做隊長呢？幸運得很，陳先生欣然擔任了隊長的重職。陳先生是一位瞭解兒童和熱愛兒童的青年，童子軍成立

了不久，就發達得很快，而唐人街的兒童，幾乎都加入童子軍隊伍了。但是陳先生那種服務的工作，究竟有多大的意義，我在那時，還不能十分瞭解，一直等到我進了大學，才充分地明瞭他的工作的重要，才深切地明瞭他那種犧牲精神的偉大，你看大學的功課多麼重，學生社交的生活多麼忙，世界最繁華的紐約是多麼好玩，陳先生還能夠抽出時間，放棄享樂，每星期長途跋涉，從城外到城中的晨星教堂來開會，來領導我們，還有在假期中，他帶領我們到野外去旅行。一九一八年就是在林肯生日假期中，他領導我們到紐裘爾水去。在那冰天雪地的叢林中，和我們一同過了一星期的有意義的集體生活。他那種蓬勃的精神，熱烈的情緒，使我們每個兒童都景仰他愛戴他。到後來不僅兒童的父母對他發生相當的信仰，就是那許多守舊的華僑，對他也

發生同樣的好感，這可算在紐約廣東僑胞中第一個浙江的青年學生得着這樣的成就。

陳先生對於童子軍的課程，提倡了二件很有價值的工作，一般的童子軍課程，雖然是注重手工和戶外生活，而對於做人和讀書，還沒有好的誘導方法，陳先生教我們每天記日記，記什麼呢？記我們每天所做的事情，尤其教我們把每天所做的善事——日行一善——記出來，以養成我們「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的好習慣，還有他教我們看書，有幾本感化我們最深切的書，要算「黑奴偉人傳」(Booker T. Washington, Up from Slavery)「中國革命史」(The Chinese Revolution)「做人的要素」(Things that make a Man)「怎樣成功一個人」(Development Into Manhood)了。陳先生常常給我們很有意義的教訓，指示我們求知的

方法：領導我們怎樣觀察自然，怎樣應付環境。

同時他在中國學生的團體中，也很活動。他常常帶領我們去參加中國學生的集會，使我們增加知識，擴充胸襟。有時候陳先生還請了許多中外的朋友，到唐人街來參觀我們的隊伍，來領導我們怎樣求學，怎樣做人。我還記得陳先生主持一個爲中國學生便利的俱樂部。在那裡中國學生可以寄宿，可以娛樂。我們曾經被邀請去參觀過，和那些祖國同胞相接近，所以我們有機會會見許多有名的人物，如劉廷芳，張伯苓，范源濂幾位先生。

在一九一八年的夏天，他帶了我們到海洋城去遊覽。他和幾位朋友，住在海灘上，我們的生活非常活樂，一早起來，就舉行晨會，唱歌，讀經，早操，下午到海裏去游泳，晚上或者研究天上的星宿，以

明瞭天地之大，或者舉行交誼會，以增加我們的快樂。有時候，他請幾個美國小朋友來吃茶，教我們怎樣招待客人，其實這種活動，不僅是教我們對人應有的禮貌，而且可以增進中美兒童間可寶貴的友誼。

我個人最感激而得益最多的，就是他對於我的懇切的談話。常常在明月之下，他告訴我青年重要的問題：性的問題求學問題，職業問題，以及宗教問題，並且很懇切地教我怎樣去解決這個困難問題。

我還記得他常常和我講基督教的大道，並且希望我將來做一個熱心的基督徒。到後來我果然信仰基督了。

陳先生是這樣一個熱烈的年青學生，這是我當初所認識的，到今天已經二十餘年了，他服務的工作擴大了，成就的事業增加了，在教育上有很大的貢獻，在社會建設中有很多的勞蹟，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他還是像那當初學生時代的青年一樣，他仍有那種純潔的習慣，純潔的思想，純潔的生活，和愛的性情。高尚的理想，他還是對上帝對國家對人類，盡他應盡的責任。

第一章 我們的祖宗

親愛的小孩子：

我的童年是怎樣的？我的青年是怎樣的？我的壯年是怎樣的？我的體格是怎樣發展的？我的思想是怎樣演進的？我的整個人格是怎樣形成的？你們若要明白這種種問題，你們必須要追問我們的上代祖宗是怎樣的？你們知道一個人是怎樣來的？一方面固然要靠後天的環境和教育，一方面還要靠先天的遺傳。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豆不會變成瓜，瓜也不能變成豆呢！所以你們要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你們先要認識我們的祖宗。

我們的上代祖宗，是種田的天字第一號老百姓，他們生長在浙江上虞瀝海所，他們的祖宗從那裡來的？那無從查攷了。他們在瀝海所有幾千年或幾百年呢？那我也答不出來。我把所曉得的告訴你們罷。

我們的上代祖宗最近的要算萬經公了。那時正在清朝乾隆皇帝的時代，照公歷算起來，大約在十八世紀末葉時期。萬經公是一個刻苦耐勞的好農夫，是一個誠實忠厚的老百姓。他生了五個兒子，四個兒子跟着他種田過活，惟有小兒子種了幾年田，就異想天開，「舉槍匹馬」，跑到附近的小鎮——百官去謀生了。

這位年青的小孩子，名字叫做正表，年紀不滿二十歲，不知爲什麼緣故離開家鄉的，爲什麼緣故到百官去的？那是無從查攷了，不過我們曉得百官雖是一個小地方，却是一個交通要道，西邊通杭州，東

邊通甯波，離開王陽明的故鄉——餘姚，不過九十里，離開「天下聞名」的紹酒出產地紹興，也不過百里路呢！在這個要道前面流過的，有一條終年滔滔不息的曹娥江。江東稱百官，江西是曹娥，說起來很奇怪，兩個地方，好像歐洲的兩個小國，相隔雖不過一江，而兩地人民的口音，却有很大的分別。百官人說話很尖很高，曹娥人說話很響很重。所幸者他們所說的土語，還能勉強相通呢！

百官不僅有滾滾滔滔的曹娥江做它的大動脈，還有巍巍峨峨的蘭鍾山做它的好屏範。正表公選擇了這樣一個交通要道，形勢雄偉的地方，來建立他的事業基礎。

小孩子，你們曉得他建立什麼事業呢？他放棄了祖傳的種田本行，拿了幾十千銅錢，走到百官中街，開了一爿小小的山貨店。什麼淘

籬洗帚，什麼糞桶掃箕，什麼鮮蛋，灰蛋，什麼竹管竹橙。大概關於家用的竹器，種田用的簡單農具，這片山貨店都有出售的。

一片店要開得發達，不是一樁容易的事。他對己克勤克儉，對人亦忠亦誠。一天燒一銅罐飯，一銅罐飯要吃三餐。起早到晚，獨自奮鬥。

幾年之後，營業逐漸發達，經濟也覺寬裕，遂娶戴氏爲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子叫大鳴，次子叫大成。大成公沒有兒子。大鳴公承繼父業，同時也種種田過活。現在在金魚灣所有的三畝半田，和在湖田裡所有的十餘畝田，聽說都是他親手耕種過的。真所謂勤守本分，安居樂業。

這樣看來，我們的祖宗正表公著實值得我們欽佩呢！他的開闢事

業和刻苦耐勞的那種精神，都深深的注入陳氏子孫的心液裡，一直遺傳到我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用八個大字，永永遠遠來記念他呢：「勤儉起家，忠厚傳代。」

二

光浩公是我的祖父。他是個獨生子，而且他的母親養他的時候，已經有四十二歲了。小孩子，你們看到此地不要輕易地把這一點忽略過去。你們知道我們中國幾千年來，都以忠孝爲立國之本。「孝」有時候，比「忠」還要重要呢。你們沒有聽見過老年人說過嗎，「百行孝爲先」中國又是建築在宗法制度上面，一姓一家的繼續，必定要靠子孫的。所以那時候，社會還是重男輕女。我們的祖宗正表公雖有二子，長子無後，祇有次子生了一個單丁，光浩公。光浩夫婦過了四十歲尙

未得子，心裡非常焦急。傳說他們自從結婚之後就格外熱心行善事，幫助人。他們深深的相信，行善事就是積德。積了德上帝一定會保佑他們，會滿足他們求子的願望的，所以凡是窮苦而去求助的，他們必竭力救濟。有一天，一個女子赤了腳，沿街討飯。祖母看見了就把自己的襪套脫了來給他穿。這種樂善好施，「己飢己溺」的精神，雖然是爲求子而積德，但是對社會確有很大的益處呢！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正表公是我們百官陳氏的開創鼻祖。光浩公要稱爲我們陳氏立業的祖宗了。他把正表公創辦的一爿小小的山貨店擴充爲京廣雜貨店。

小孩子，你們現在不是在上海看見無數洋貨店嗎？可是六七十年前除了幾個通商口岸外，洋貨是找不到的。那時所有的都是國貨。國

貨中最通行最時髦的要算京廣雜貨呢！「京」是指北京貨，「廣」是指兩廣貨。

光浩公目光遠，見識廣，胆量大，就在山貨店舊地上建立了百官鎮唯一的一爿京廣雜貨店。這種店究竟賣什麼東西呢？什麼布疋瓷器，什麼針線紙張，什麼明礬火絨，什麼刨花撲粉，日用衣着化粧物品，應有盡有。光浩公奮鬥了幾年，才把這爿京廣雜貨店居然辦得很穩了。

道光三十年（公歷一八五〇）洪秀全樹起反清復明的旗幟，從廣西出發，一路所向披靡，不三年佔領了南京。同時遂收復江浙諸地。不過太平軍，那時稱爲「長毛」，到江浙時軍紀蕩然。看見百姓就殺，看見東西就搶。把百官街燒成灰燼。姦淫擄掠，無惡不作，使得人民流

離失所，痛恨切齒。聽說，當時老百姓一聽見「長毛」來了，就四面奔逃，小孩子若來不及提攜背負的，就棄在河裡井裡。甚至一二歲的嬰兒若要哭叫，做父母的就把他們捫在懷裡捫死，放在屁股下壓死。那時候，我的母親已經有八歲了，這些慘無人道的事情是她親眼看見的。她每次講的時候，我總要「毛髮悚然」呢！

我們的祖宗，光浩公那時也被長毛擄去充壯丁了。擄到離開百官五里的地方——蔭嶺——光浩公想逃走而不得脫，就被長毛一連斬了十三刀。一刀斬在鼻梁上，把鼻梁斬斷，一刀斬在頭頸上，幾乎把喉管斬破。光浩公這樣受了重傷，倒在田坑裡，氣息奄奄，朝不保夕！

三天後，一個鄉下人路過，看見田坑裡這樣一個鮮血滿面的人，吃了一驚，摸摸他的胸腔，還有點兒熱氣。仔細看看，似乎有點認識

，就問他說：「你不是光浩先生嗎？」光浩公聽見有人叫他，就想回答，但口已不能說話了，祇得勉強點了一點頭。鄉下人看見他還沒有死，連忙把他背到家裡一方面設法醫治，一方面通報陳家。過了幾個月，創傷治好了。上帝保佑，一命總算保全了。

光浩公確是有胆量有魄力的。他雖然受了這樣的重傷，一等到病好，就鼓着勇氣，繼續奮鬥。在雜貨店灰燼上，立刻蓋了幾間茅草屋，作爲臨時商店，進行買賣。我小時，在樓上門背後還放着兩塊木質的老牌子呢！上面寫着：

茅草屋臨時商店

陳聚興冬夏布店

「長毛」平定之後，營業逐漸發達，經濟日見充裕。光浩公就把茅

草屋拆掉，改建兩層樓房，樓上住家，樓下營業，店號改爲聚興隆，表示比前格外興隆呢！舊店新開，氣象蓬勃，生意興隆，「名副其實」了。

如是營業一天發達一天，一年發達一年，一片小小的京廣雜貨店，在百官街上居然成爲數一數二的大商號了。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提起一個「赤丹忠心」的老經理。他姓顧，名字叫傳忠。他從十四歲進店做學徒起，一直做到七十二歲，方才告老回鄉。他主持店務有三代之久。我祖父時他做學徒，做賬房。我父親時，他做經理，我的大哥做老闆時，他仍做當手。不過不久，因大哥年青，祇知務外，不理店務，把祖宗慘淡經營傳下來的一片「閉着眼睛可以賺錢」的京廣雜貨店押掉了。那位「鞠躬盡瘁」的忠心老僕，不得

不垂著頭，含着淚，和那服務五十八年的老店告別了。

我們回過頭來再說光浩公吧，光浩公爲人非常正直，一無嗜好。嫖賭固然不來，煙酒也不沾染。他祇曉得勤儉，耐勞，刻苦，奮鬥，行善。他真是一個典型中國老百姓，不幸五十三歲就逝世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只有十一歲呢！幸而我的祖母非常能幹，治家固然井井有條，教子固然有方，而主持營業也勝任愉快。傳忠先生專事進貨對外，她呢？店裡的大小事宜都由她來處決辦理。這樣大的一月雜貨店居然給她維持到幾十年。不幸她七十三歲逝世之後，因有殘疾，不能親自主持，致營業稍有退色，而終於到了大哥時，這月店就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了。

現在我要說說我們的祖宗怎樣教訓子孫的，他們教子孫是非常嚴

厲的，有一天我的父親上私塾讀書去。因為起身太遲了，他就不吃早飯去上學。他經過賣麥果店，看見火熱的麥果就停了一停。賣麥果的看見了就對他說：「小東家要麥果吃嗎？」

他想想有點餓了，說：「是的，我要吃的，不過沒有帶銅錢。」

賣麥果的就提給他一個麥果，說道：「你吃好了。等一下，我到店裡來拿錢好了。」

他就接着吃了。

到了中午，賣麥果的就到店裏來向光浩公討錢，說道：「小東家有一個麥果錢欠咯。」

「幾個？」

「兩個？」

光浩公就拿出兩個銅錢還他了。

過了一息，我的父親回家吃飯了。一走進門口，光浩公拿起一塊壓布的方鐵向他擲過去。幸氣得很，擲了一個空，不然，不是「一命嗚呼，」也要頭破出血呢！

那時恰巧老朋友俞渾陽醫生看見了，就質問光浩公：「你祇有一個兒子，不能這樣打他的！」

「要從小教起，惡習慣，不可養成的！」小孩子，你們想想看。這句話對不對？我想，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小孩子是要從小教起的，惡習慣是不可以養成。但是這種嚴厲的教法，恐怕是有問題的。也許你們不會贊成的。可是我的父親受了這種嚴厲教訓之後，就再不敢賒欠了，而且將來他教訓我們也是這樣嚴厲呢！

親愛的小孩子，我們中國有句俗話：「棒頭底下出孝子。」這句話，我的祖父深深相信的，我的父親也深深相信的。我因為小時受了這種嚴厲的教訓，起了反應。所以我用慈愛的方法來教你們了。我想信「愛」比「嚴」來得好些。但是「愛」不要變成「溺愛」，「寵愛」。「溺愛」比「嚴」還要壞呢！

在這裡，我要聲明一句。我們的祖宗以嚴教子，並不是不愛其子。他們是赤誠愛他們的子孫的。不過他們想信子女必須要孝順父母。若是不孝，還是不生好。若要他孝，若要他好，必須要從小教起。這種信仰，這種哲理，都值得我們景仰的。

第二章 我的二哥

我的二哥是我們五弟兄中最聰明而最玲瓏可愛的小孩子。他有高上的思想，遠大的見識，深博的學問。他的小名叫做阿堉。鄉下人都稱他爲「堉伯」。目之爲「聖人」。他真是一個天才。不幸天不假年，青年夭折，何勝浩歎。百官鎮上到今天還沒有出過一個像他這樣的人呢！我每次讀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不禁想起我可愛的堉伯而感慨係之矣。

二哥小名阿堉，書名鶴聞。他小時容貌正端，身體強壯，精神飽滿，天真爛漫，母親說：「五個兄弟之中，阿堉生得頂好看。鼻梁筆直，臉盤見方。眼睛漆烏。皮膚雪白。口齒玲瓏。舉動活潑。真可愛。」

呢！——他喜歡爬樹，爬牆，跳高。他能使棒。他能用一根四尺半的棒，像孫行者在身子左右前後亂舞。使你看過，差不多只見一個圓圓的棒球，而不見他的身子呢。二哥是申亥年生的，屬猴。他又善於舞棒。所以那時鄉下人就叫他「耍猴」。

二哥有兩樁事最喜歡做。一樁是「吃」，一樁是「看閒書」。

說到「吃」，那真是可憐極了，我們小的時候，那裏有什麼糖果餅乾吃呢。除了三餐飯之外簡直沒有什麼東西吃的。但是小孩子總是小孩子，那一個小孩子不喜歡吃呢？況且小孩子長大的時候，尤其需要糖食水果。中國飯不像外國飯，飯後總有一些甜的點心，填填肚。

二哥小時沒有點心吃，也沒有什麼糖果餅乾嚐，但是他最愛吃，所以就發生問題了。父親是吃鴉片的。吃鴉片一定要吃茶食水果的。

吸了鴉片，口裏覺得有點渴，有些苦，就用點茶食解解苦，水果止止渴，所以茶食水果，家中總是有的。但這些茶食水果是父親的專利品而我們正在發長的五個小孩子是沒有分兒的。二哥聰明。父親不給他吃，他會偷的。我不是說過嗎？二哥的身體很強健，舉止很活潑。父親的茶食水果，不管藏在眠床裏或是鎖在廚裏，二哥總有法子偷點兒吃吃。事情發覺了，父親總要罵他，打他。

父親怎樣打他呢？法子好極了，毒極了！二哥是會跳會跑的。父親是個跛子。怎樣捉得住他呢？所以白天父親一點不動聲色，還是睡他的覺，吸他的煙。到了半夜三更，鴉片吸得很飽了，精神很充足了，他就叫母親把掛在牆上的竹梢拿下來提給他。母親是綿羊似的馴服，決不敢違拗的。假使拿得慢一點，父親還要打她的。

說起竹梢，我不得不在此地插一句。這些竹梢，打起人來，真痛呢！但是不會打傷人的。父親確是有理智的，讀過書的。他不比野蠻的人隨便亂打亂敲，把小孩子打得頭破出血。他認為竹梢是最好的工具，所以有時候，白天裏，他叫人買點竹梢來。竹梢是有竹葉的，打起來，沒有勁。他老人家就把竹葉兒，一片一片地從竹梢上摘下來，再把竹梢一把一把地紮起，掛在牆壁上以備「不時之需」。

小孩子，你們現在急須要知道他究竟怎樣打人呢？我來告訴你們罷。他老人家吸了鴉片，到三更半夜，左手拿了竹梢，右手拿了拐杖，母親提着火油燈在前面走，他跟着後面一步一步的躡。我們小孩子都是睡在樓上的。他上樓是非常吃力。所以走到樓上，他已經有點氣喘了。這樣，他的怒氣無形中受了上樓動作的刺激而增加了。他上了

樓再一步一步地蹣到二哥的床邊。

說到眠床，我又要插一句了。

小孩子，你們現在多舒服！每人都有一張床。那時候，我們五六個小孩子像小豬似的睡在一窠兒的。

父親到了床邊，先把拐杖安放好，再把竹梢拿在右手，左手攙住被角，呼的一聲，把被兒揭開，五六個小豬似的小孩子從甜夢中驚醒過來，看見怒氣沖沖的父親，提着一把亮光光的竹梢，就好像小鬼見了閻羅王似的大喊道：爹爹！爹爹！不要打！不要打！

其實，受打的，祇有二哥，其餘沒有打。但是個個小孩子都嚇得慄慄發抖呢。父親就對二哥說：「阿連，你做得好！我要問你，你下次做不做了？」問了就用竹梢向二哥的屁股上抽。若二哥動一動，父

親抽得重一點，若二哥要亂動，父親便亂抽，屁股上，身體上，那都不管了，父親打的時候，我們其餘的小孩子躲在床角裏，一聲不響，鹿鹿地抖着。

打好了，二哥的屁股上，背脊上都是像繩子一樣粗的紅痕兒，一條一條的縱橫着。

二哥這樣挨打之後，就再不敢偷吃了嗎？不！過了幾時，傷痕平了，他的「吃」慾又發了。茶食水果還是要偷來吃的。所謂，「打罵由他打罵，茶食水果，隨我所欲」。

二哥不但愛吃而且愛看閒書。因為愛看閒書而挨打罵的，又不知多少次數呢！小孩子，你們聽了，一定很奇怪，為什麼兒子看閒書要受父親打罵？現今我不是常常買書給你們看，教你們讀嗎？為什麼我

們的祖宗正和現代的人相反呢？我來說給你們聽。

從前的人想小孩子應當讀正經的書。閒書是成人的消遣品，沒有事，空閒時，看看解解悶的。

什麼是正經書呢？

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五經：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左傳。

什麼是閒書呢？各種小說，故事都稱爲閒書，不過那時的小說故事沒有外國的，都是中國的，什麼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西廂，前後唐，東西晉，老殘遊記，儒林外史，西遊記，封神傳，七俠五義等等幾百種小說故事。

父親喜歡看閒書。木版的舊小說書，他足足有四大箱。父親不但

喜歡看而且愛書。所有的書都是放得整整齊齊，保存得牢牢穩穩。每年他總要把書拿出在太陽光裏一本一本的晒過，書箱裏面還藏着無數包的樟腦粉，以免蛀書蟲的侵入，不僅如此，他所看過的書，沒有一本捲角的，都是方方正正，像新的一樣。

二哥愛看這些閒書，父親不准他看，他就偷了看，他看閒書，看出神了，吃飯的時候，看閒書，大便的時候，看閒書，走路的時候，看閒書，上學的時候，也看閒書。有時候他還要慫恿四哥一同癩學，躲在樹底上看閒書。

書角捲了，或是紙張破了。父親一發覺，就要罵他打他。罵過打過，他依舊偷着看閒書。

有一天晚上，他太隨便了，他在一本閒書上，練起大字來，忽而

把這本閒書，寫得一塌糊塗。父親看見了，就要打他，這一次，父親氣極了，不像從前等到半夜三更，再行下手。

二哥看見父親來打他了，就逃到屋外，看看父親出來尋找了，他連忙爬進水缸裏躲着，缸水是滿滿的，他把頭露在水上，險些兒，一條性命送掉了。

二哥喜歡寫字，寫了一手好字。十二歲就能寫對聯了，練字的方法也很好，他有一塊一尺見方的大磚頭，磚面是磨得很平的，他把這塊方磚放在桌上，把一枝大筆在清水裏浸一浸，就練起字來，方磚是吃水的，水一寫上去就被吃掉了，這是一種不化錢的練字法。

還有一種不化錢的練字方法，我常常看見二哥採用的，他就在廢紙上，舊報紙上，舊練字紙上，練習寫字，如此練習，無怪他能寫一

手好字呢。

二哥既然喜歡寫字，能够寫字。所以鄉里人常常請他寫字。什麼婚姻對聯，喪事輓聯，新年春聯，都要請他寫呢。

二哥不但長於寫字，而且善於辭令。一到夏天晚上，滿村子裏的農夫，小孩子，都到我們家裏聽二哥講「潮事」就是故事。什麼「唐僧取經」，什麼「火燒連營」他能講得有聲有色，娓娓動聽。那時二哥還祇有十一二歲。鄉里人因爲他能寫字，能講潮事，就稱他爲「堽先生」。

這位堽先生真聰明呢！十二歲「文章滿腹」了。四書五經都讀完了。他的老師是一位廩生，姓王號星泉。是百官鎮上數一數二的名教師，學問既博，道德又高。二哥是要算他最得意的高足了。

十三歲的上半年，二哥去應縣攷了。不過從百官到上虞縣城裏倒

有四十里路。坐轎去罷，似乎年紀太輕，怎樣裝成像攷相公一樣呢？走去罷，脚力太小，跑不動。父親說道，還是「攔」了去罷。「攔」就是騎在肩上的意思，別人「騎鶴上揚州」，二哥騎肩上縣城。騎到縣城裏，別的攷相公看見了，以爲他是來看戲的。不料一攷，居然給他攷中。那看戲的小孩子竟變爲小童生了。

照例縣試考取後，同年八月間，須上紹興府去試府攷。若府攷攷得取，那就是秀才了。不幸得很，父親四月間逝世了。照前清攷試規則，凡是有丁憂的，不准應試。其實丁了憂而去應試，也可以瞞得過去的。但是百官的一般季，谷，糜，三姓大紳士知道了就要「動氣」告發，不准二哥去應試。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難道二哥中了秀才，不足以增百官人之光嗎？說起來很痛心呢。那年百官人要去應試的，

還有一個紳士糜新甫的兒子，名叫伯春。照理他應當帶二哥同去，一路上可以照顧照顧。但是糜新甫太妒嫉了，恐怕他的兒子不中，就邀同華，谷二姓紳士恫嚇我們說：「你們是外縣人，現在阿垚正在丁憂，若要去攷，我們地方上紳士，就要動稟告發」。

星泉先生得知了，連忙親自跑到我們家裏問母親說：「你們寄居百官已有五代了，當然不能算作外縣人。但是丁憂確是一個問題。你們有伯伯嗎？」

「沒有。」

「你們有叔叔嗎？」

「沒有」。

「如其有的，那就可作爲承繼出的，沒有丁憂的關係了。」

母親心裏想了一想，說道：『阿荏年紀還小。這次不去攷，將來也可以去的。』不料，丁憂三年，中途生變，二哥生病，不能應考了。當初得以應試而中，二哥也許在今天還活着呢！以後他究竟遭遇到什麼？讓我慢慢兒告訴你們吧。

未說之前，有一句話，要補充的。當初爲什麼糜紳士會生妒嫉呢？照前清考試規則，全國各縣每年考取秀才名額是規定的。讀書人的多少是不論的。應考生的多少也不管的。假定甲縣規定每年有秀才名額二十人，若今年甲縣送去應考的只有二十人，那二十人不管是阿狗阿貓一定個個都取了，假定乙縣的秀才名額也是二十人但去應考的有二千人，那考取中秀才也不得過二十名，這種不公允的辦法是皇帝欽定的，沒有人敢反對的，有了這種規定之後，笑話就百出了。

浙江省有十一縣。山陰，會稽，諸稽，嵊縣四縣的讀書人很多。每年考試的競爭都是非常之烈。於潛昌化兩縣不甚開通，讀書人就很少。每年應考的寥寥無幾，有時秀才名額比應考的人數還要多呢。應考的人數少，縣知事是有罪的，什麼罪呢？提倡教育不力，聽說，有一年於潛某知事深恐應考者太少，事先命差役去捉。

「差役，把讀書人捉了來。」

「老爺，讀書人有什麼標記的？」

「屁股裏宕結子的」那時讀書人腰繫絲帶，帶結掛在背後的。

「老爺，是，知道了。」差役就退出去捉了。找來找去，找不到一個讀書人。後來，走到市上，看見一個人拿了一枝稱，稱上掛了一個鐵錘，宕在屁股頭，就把他捉了去。知事見了，大怒道：「你爲什麼

把他捉了來？」

「老爺不是要捉那宕結子的讀書人嗎？」

「胡說，他是稱柴的中人。」

這雖然是一個笑話，但也可以證明規定秀才名額之不公而各縣秀才學問之高低了。

小孩子，你們聽見這個笑話，就可以明白當初癡紳士爲什麼要妒嫉呢？他深怕二哥中了秀才，把他兒子的名額奪取了。結果是怎樣呢？二哥的功名固然給他斷送，而他的兒子也名落孫山，仍舊不中。土豪劣紳之暴寡忌才，何如是之甚耶。這是二哥第一次所受到的打擊。

二哥不得志於功名，即希出外，另謀發展。先致信於在杭垣經營綢莊的表兄俞某。二哥一再函請提攜，而世熊炎涼總不得一答。這是

二哥第二次所受到的大打擊。

二哥氣憤之餘，立志到杭進學堂求新學。他就請求母親籌劃學費，說道：「我要到杭州去求新學，請阿娘無論如何要設法籌劃學費，即使沒有錢，當當賣賣培植我，也是值得的，」二哥說得如此懇切，那知道母親太無學識了，太溺愛他了。母親以二哥年齡太小，不肯放心讓他遠出「重洋」。那時候，風氣蔽塞，交通不便。渡錢塘江，先要祭祖宗。到杭州去讀書，好像往外國去留學。一個十三歲的青年小孩子，怎樣可以渡危險的錢塘江，到遙遠的杭州去讀書呢？二哥讀書的壯志，才成泡影。這是二哥第三次所受到的大打擊。

這時候，父親新政，家道尚可。聚興隆廣貨店還是存在，家中田地雖已押去一些尚有五六十畝。若主持得人，尚可為。乃大哥昏庸

以嚴父一故，壓力即去，遂沈迷賭博，不理店業，不管家務，有母親而不知奉養，有弟妹而不知教導，坐使五代相傳的金字招牌，日見衰敗，祖宗以血汗換來的田產，日見削弱。

那時候，二哥確有遠大的見識。他看看我們陳家這樣下去，非到破產不止，就建議母親，請將廣貨店盤掉，暫時收縮，待將來弟兄長大，重整旗鼓，再圖復興。不料大哥不同意，母親也無決斷致年年賺錢的一月廣貨店從此以後，年年走漏，年年虧耗，不但如此，還要押房屋賣田地以償債呢。五六年之後，廣貨店倒閉了，田地賣光了，甚至於把祖宗的坟頭地基，也押得乾乾淨淨。「戲文做不下去，祇有出菩薩了，」這是我們紹興人的一句土話，就是一家人家等到沒有法兒生存的時候，自然會有人出來幫助振興的。我們陳氏究竟誰是「菩薩

「誰來中興的？等到以後再說。現在我們還是繼續說說二哥的生平罷。」

二哥在十三歲那一年受了三次大打擊，就鬱鬱不得志，心中非常煩悶。星泉先生看見這種情形，就叫他回到私塾裏幫幫忙，散散心。

說來奇怪，二哥本來最愛吃最頑皮。自從父親一死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吃食」固然無從去偷，頑皮也不知何處去了。坐必正，立必直，終日規規矩矩，沈默寡言，儼然一個具體而微的小成人了，大哥好賭博，他要說的。大哥不理店業，他要督促的。弟弟讀書，他要教導的。可惜那時我年紀太小，還沒有上學呢。

到了十六歲，二哥「成人」了。星泉先生就對母親說道：「鶴聞現在成人了，可以設館收門生了。他年紀雖小，他的學問着實够了。你

可以放心。」母親就慫恿二哥教書。二哥似有難色，說，「娘，青年人教書，不是光榮的。青年人應當在外做事，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我年紀這樣輕，應當力求上進，奈何學老學究設館授生呢？」

母親給他說得一句話不能回答。但土無叔伯爲之提攜，中無親友爲之援手，不得已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九年）八月在家中客廳設館教書了。鄰近的兒童一聽見二哥教書了，就大家爭先恐後的來上學。第一天開學時就有三十來個學生。我已經在星泉先生處開過學，讀過半年，現在也拜二哥爲先生了。

有一天，大哥定親辦喜酒，二哥吃了一隻老雄雞的頭。第二天雙目失明，眼珠無神，趕快送到紹興城裏請壽敏齋眼科醫生去醫治，醫了好幾個月，目光有點了，但是變成近視了。這時二哥第四次所受到

的大打擊。

光陰荏苒，一年半忽忽過去了。一學期學費一百多元又收到了。一家生活不無小補呢，母親二哥都很高興。那知道有了錢，別人就要來看想呢！俗語道「錢財不露白，露白要赤腳。」

到了新正晚上，有一個鄰居，名叫「元班長」就來慫恿二哥去打牌，說：「新年新歲，要高興高興。」二哥謝絕不去。

過了一息，元班長又來叫他了。「堯先生，時間還早，我們去打兩圈來。」二哥心動了，帶了百餘元就一同去賭了。不料不賭則已，一賭竟輸得「滑脫精光」。到了半夜裏，垂頭喪氣回家了。走到樓下池，他預備跳下去自殺了。幸而有同伴俞福全勸住。二哥到了家裏，就上床去睡了。福全心裏很明白，知道二哥一定要悲痛不已，就偷偷地

告訴母親說：「大媽噯，堯先生要臉孔的，當面不要去說他。」

第二天早晨二哥還是睡在床裏不起來。母親就過去對他說了一句：「阿堯，你不是要說你阿哥嗎！半年辛苦，怎樣一夜輸光呢？」「娘，我曉得了，請不必說了。」二哥從此鬱鬱不樂，一病不起。病到第二年八月十日就與世長別了。我寫到此地，淚珠奪眶而出，潸潸而下，再也不能寫下去了。

甯波青年會二九・一・十六夜

親愛的小孩子，昨夜我爲什麼哭得如此悲痛呢？我哭二哥是個天才，而環境惡劣竟不得展其宏才。我哭二哥是個賢能，不幸早夭，不得伸其大志。

一二哥得病的原因實在是離奇得很。一個很活潑很強健的青年，一

夜憂鬱悲痛，竟致不起。他患的是心病，不是身病。身病好醫，心病難治。當年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憂慮，鬚髮盡白。小孩子這都是很寶貴的教訓。

在二哥抱病的期間，有兩樁事值得記錄的。

十九歲新正，就是病後第二年，他想吃一點新年茶食，開開胃口，就吃了幾粒甜青梅，就是在糖汁裏浸過的梅子，不料第二天聲音沒有了，說話說不響了。二哥從心病，轉到肺癆。患肺癆的是不能吃甜青梅的，其中的奧妙，祇有請教醫生了。

這是一樁事。第二樁呢？大約也在新年的時候做的。鄰居俞福全見二哥久病不起，遂對母親說：「查先生既然因賭輸得病的，也可以因賭勝而病會好的。我們再邀他一同來玩玩，使他大勝而特勝。」母

親深以爲然，就設置圈套，使他大勝。然已太晚了，況且二哥得病，並不因爲賭負的緣故，乃是因爲受到精神上的打擊。從前他是說大哥的，現在自己也犯了同樣的毛病，不但見笑於大哥，且無以對母親對祖宗了。

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頭已百年身。」

這是當時二哥所深深感到的，而我從那時候起也常以此警惕，作爲一生當頭棒喝呢！

我因此有所感了。二哥是一個非常規矩的人。煙酒嫖賭，素來都極端反對痛恨的。何以到後來竟死於賭呢？這個責任不應他負的，要社會負的。人非聖人，誰無慾望，奈何社會如此沉悶。正當娛樂，一

無所有。既沒有遊戲運動以活潑其筋骨，又沒有音樂歌唱以舒暢其情緒，所有者煙酒嫖賭，種種惡習，都不是二哥所屑爲所願爲。況且新年新歲，賭博是公開的。是皇帝特准的，玩玩本亦無妨，乃二哥自許其大，自視甚高，今一不慎，墜入陷阱，使潔白之圭得沾污點。誰之辜耶，社會亦應負其責矣。

二哥去了。他的身軀雖死，而精神不死。他的聲音笑貌，思想，道德，都早已深深地刻入我的心靈中了。九泉有知，也可以含笑自慰矣。

第三章 我的童年

一、出世

親愛的小孩子。

我的童年，沒有像你們過得那樣快樂呢！你們有華麗的衣服穿，有鮮美的魚肉吃，有整潔的洋房住，有好書讀，有遊戲玩，有電影看，還有很慈愛的祖母，母親，撫養你們。有和藹可親的父親。教導你們。你們着實可算是「天之驕子」呢。

我的童年究竟怎樣過的，是痛苦，還是快樂的，我來詳細地告訴你們罷。

我的母親，就是你們的祖母，常常說起我小的時候，是個很好玩的

小孩子。但她說我是生得很苦的。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二）二月初七、我在百官茅家弄住宅生的。我生的時候，老天剛剛下大雪，收生婆也沒有人去叫。母親真勇敢，真能吃苦。她自己到廚房裏去燒水，拿腳桶，還要把我穿的衣服擺好，尿布放好。那時候，母親已經痛得不可當了，但是一聲也不喊痛。她就上樓去，睡在牀上，稍會得着一點休歇。痛了幾陣，我就出世了，呱呱亂叫。母親看見我是一個男孩子，心裏倒很高興。她就拿起一把剪刀，把我們母子相依爲命的一條臍帶，磨的一刀，剪爲兩段。那時候鄰居蘭娘趕到了，連忙把我洗澡穿衣服。穿好衣服，我就舒舒服服地睡在母親身旁睡熟了，我出世的時候，差不多是半夜了。所以我的時辰八字是：

壬辰（年） 癸卯（月） 丙申（日） 巳亥（時）

俗語說：「落地一聲叫，八字生好了。」後來母親把我的命兒叫瞎子先生算了一算，說我的八字着實生得好。將來一定是非常發達的。你們想想看，可笑不可笑，怎樣一個八字會決定我的終身呢？

母親說我生來身體很強健，沒有生過病，甚至於連傷風發熱這種小毛病，也差不多不大的。牛奶是沒有吃的，吃的奶完全是母親的血奶。我吃到三歲，變成一個白白胖胖小和尚了。到了夏天，我總是赤身露體，一個人，在園子裏南瓜棚下玩爛泥，玩得滿身爛泥，像個小泥人。

二、苦中生長

父親是很嚴的。他睡在樓下書房裏。我進出總是走後門的。他吃飯總是一個人吃的。我們小孩子另外在廚房裏一起吃。父親死時，我已

六歲了。在這六年之中，我沒有同他吃過一次飯，看見他的臉孔也不過十次罷。他好像一個老虎，我們都不敢同他親近的。我們在廚房裏，也一點不敢作聲。若是兄弟間稍會有點衝突，祇要母親說聲「我要喊了！」我們立刻烏雀無聲了，所以我們兄弟從來很少有口角的。「打架」那是絕無僅有了。

我四五歲時，我們的家境已相當的困難了。祖母已去世有六七年頭。父親一向是舒服慣的，不會做生意，所以祖傳的一升雜貨店就開始虧本起來了。

那時候，母親格外做人家了。我們幾兄弟吃得真苦呢！五六個錢的一個蛋，打一打，飯鍋子裏蒸一蒸，拿出來劃成四瓜。我們四兄弟（大哥已在外學生意）一人一瓜，有時候換換口味，買根油條兒吃。

油條二個小錢一根，我們每人只可半根。在豆腐汁裏浸一浸，過一餐飯。有時候母親看我們吃得太苦了，蒸碗火腿皮兒給我們吃吃。火腿皮兒多麼硬，多麼韌，牙齒都嚼得又酸又痛。還有火腿皮兒是很膩很澀的，吃了，口裏要三日難過！小孩子，你們不要笑我們呢？我們倒吃得很有滋味，一點兒沒有你搶我奪，你多我少的事情發生，夏天日長到了下午四點鐘，肚子餓了，就冷飯頭一碗開水沖沖，蘿蔔乾過過，吃得很高興。什麼蛋糕，炒麵，饅頭，餅乾，連夢也沒有做過。

我六歲的時候，父親死了。家道中落，一年不如一年。大哥儘管在外賭博。店中無人過問，債台高築，無以應付，祇得賣田賣地，把祖宗用血汗換來的一月店，一點產業，弄得乾乾淨淨。母親是非常忠厚，非常老實。大哥如此荒唐，她也不加痛斥，祇耐着心，忍着痛，自

勸自慰道：「我還有四個兒子，總有幾個寶貴的。」她的信仰心如此之大。她也常常教訓我們說：「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二哥小哥聽了，心裏都受感動。我年齡雖小，也能把母親的話深深的，印在腦中了。

從六歲到十四歲這八年之中，我們實在苦得很。一家八口都是嗷嗷待哺。大哥已經不必說了。小姊尚未出嫁，二哥抱病在牀，三哥學業尚未成就。母親沒有法兒，替人家洗洗衣服，賺幾個菜錢，也是好的。她就偷偷地叫我們店裏的學徒每天把先生們的髒衣服拿到家來洗。究竟洗衣服，可以賺多少錢呢？少極了！襪子一雙五文，短衫一件十文，長衫一件二十文。一天可洗三十件，平均十文一件，不過三百文，等於現在一毛錢，但是一毛錢夠你吃力了。母親先在家裏把衣服

抹了肥皂，（那時還沒有洋肥皂，用一種樹上的果子來洗的）一把一把搓過。我把衣服用扁擔挑到樓下池——離家約二百米達——再把衣服放在石板上，用腳踏。踏過之後，母親再在池水裏洗清。有時踏了一次不夠，還要踏二次。這樣洗清好了，我再把衣服挑回家去。那時候，我還不過七八歲呢！一擔二三十斤重的東西，居然也能挑得動了。

小孩子，現在我回想起這種事情，心裏覺得快樂，也覺得悲痛。爲什麼快樂呢？我小小年紀，也能幫助母親做事了。悲痛呢？母親今年已八十有四，即使我再要幫助他做事，而他已不能勝此重任了。你們聽見過伯俞泣杖的故事嗎？漢朝韓伯俞非常孝順，倘使犯了過失，他的母親就用拐杖重重地打他，他一點也不喊痛。有一天，他母親輕輕地打他，他倒哭起來了。他母親問他說：「從前我打你，你總不哭，

何以今天倒要哭呢？」他說：「從前母親打兒，打得很重，兒知道母親很康健。今母親力衰打兒，兒不覺得打痛了，所以痛哭。」

這個故事我從前在童年時讀過的，到今天還記得。所以一想起挑衣的事情，就和伯俞有同樣的悲痛呢！

在那時期，我們的衣食，更成問題了。一個長長的冬天，我祇穿了一件襯衫，一個棉襖，一條棉褲。一件襯衫從來不換的。因為一換，就要穿脫殼棉襖了。所以襯衫裏，棉襖裏，棉褲裏都生滿了雪白胖胖的蝨子。衣縫裏撒滿了像芝蔴般的白卵。一到天晴，我在太陽光下，把衣服一件一件的脫下來捉蝨子，軋白卵。蝨子容易捉，他不會跳，祇會慢慢兒爬的。但是白卵確是有點難捉了。白卵都生在衣縫裏面，而且黏得很牢的。快要擱出來的白卵，已像芝蔴一樣大，容易尋找，

一般剛剛產生的白卵又硬又小，那就難以取締了。

說起蝨子來，那真是傷心極了。衣服裏生蝨子，還可以想法子捉他，軋他，把他弄死。頭髮裏生蝨子，那就不得了。我小的時候，可說頭髮裏生滿了蝨子。頭髮根上黏着無數白卵，頭皮上面爬着無數「小兵丁」。每天用篦箕篦，也是沒有用，一天到晚，頭上身上總覺得癢的。現在回想起來，捉蝨子，軋白卵，確是一種很有趣的玩意兒，可惜那時無人指導，不然，我把他好好兒研究一下，也許可以做篇論文，換一個博士學位呢？

這是講到「衣」，食也更加困難了，有一天，大雪紛飛。母親說：「被窩裏很溫暖，穿起來太冷了，還是睡罷！我們又可以省一餐早飯呢。一我們大家又舒舒服服睡眠了。這是我們陳氏在百官立家以來第一

次的真挨餓。挨了餓，才知道，餓是怎樣一回事，使我們以後對於挨餓的人，格外容易表同情，所以偶然挨挨餓，也是與一個人的同情心，有很大益處的。

挨餓祇有一次。「麻油鹽」過飯吃，倒是常吃的。有時候，家裡沒有錢買菜。那怎麼辦呢？白飯是不容易下嚥的。母親很會調度。她說，「麻油調鹽，是很好吃的。又鹹又油，着實過飯！」我們當然吃之如飴了！

這樣穿穿，吃吃，一家融融穆穆，倒也不覺得十分痛苦。有一年小姊出嫁了，母親到杭州去玩，一天過了中午，大哥還沒有回家。我因為肚裏餓了，就要求開飯。大嫂不得已把飯開出來同我一起吃。我看見桌上有碗火腿蒸灰蛋，就伸出筷子去籍了一點。不料大嫂看見了，

連忙伸出他的筷子，把我的筷子所籍住的一點火腿蛋兒，就撥下碗裡，說道：「這是給大店王的！」那時一陣酸痛，從心坎中發出像水一般的週流到全身。我忍著滿眶的眼淚，把飯碗裏的飯米吃掉，走到樓上，倒在牀上，候候地大哭了一場。

在我的整個童年裏，我祇有三場大哭。第一場是在四五歲的時候。不知什麼人罵了我打了我，我覺得打得不對，打得不公，就號啕大哭。第二場是父親死的時候。那時我還不過六歲呢，聽見父親在書房裏絕氣了，我就暈在廚房裏的長凳上也號啕大哭。第三場大哭就是這次了。這一場的哭泣與上兩場的大哭不同。上兩次的大哭是暫時性的。哭過就完了。那是因一時的氣憤或悲傷而哭的，這一次，哭的原因不同，而哭後就終身不忘了。這一次的刺激是我童年中最猛烈的刺激，使

我深深地感覺到「人生非奮鬥，沒有出路。」我現在能到這個田地，未始不是靠奮鬥之力。也未始不是受當初刺激之賜呢！

三、上私塾

現在我要講講我的私塾生活了。那時我讀的書與你們所讀的完全不同。學習的方法也與現在的兩樣。那時鄉下沒有學校的，祇有私塾。私塾裏祇有一位先生。學生的人數是不等的。少的三五人，多的四五十人。各人讀各人的書，不是像現在學校裡，四五十個學生完全呆呆板板讀一樣書，學一樣的東西。那時的先生真能「因材施教」呢。聰明的學生，給他多學一點。愚笨的學生，給他少學一點。不舉行劃一的公共考試，引起無謂的競爭。倒用個別的指導，個別的考查，以資鼓勵而促上進。對於學問的獲得是如此，對於品格的訓練也是如此。

其實學業的成就從私塾先生的眼光看來，還不及道德的培養來得重要呢。孔夫子不是說過嗎？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品行爲上，讀書次之。

以上所說的幾種優點：（一）因材施教（二）個別教學（三）行重於學，正是當今歐美新教育所標榜所提倡的。但你們不要誤會我，以爲我在現在新教育如此發達的時候，而來提倡私塾教育，開倒車呢？私塾教育在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他有許多優點，我們應當採用，並發揚而光大之。但是他的弱點太多。他的組織，他的內容，太不適於現代的情形了。

私塾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我來把我自己的經驗告訴你們吧！私塾開學是在春季，不像學校是在秋季開學的。我到了八歲，才上學讀

書。王星泉先生是我的「開筆」先生。開筆先生在私塾時代是很重要的。開筆先生就是第一個先生。開筆先生來得好，學生的前途來得遠。開筆先生來得不行，那學生的前途就有問題了。所以那時候，學生都選擇一個有名望的先生，拜他爲師，跟他學。「開筆」二字從那裏來的？學生初次上學，寫字不會開毛筆，先生就教他怎樣開筆頭。先把筆頭在水裏浸一浸，再把筆頭輕輕地在硯台裏的墨水蘸一蘸。筆頭不是完全開的。大概開到三分之一就不開上去了。這就是叫做「開筆」。私塾的先生是顧到學生的，從學生開筆寫字起一直到下課回家爲止，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九）正月十六日，我上學了，那時我剛剛八歲，實足不過七歲，上學有一定的禮節須遵守的：

一 祭菩薩：上學之前，先在家裏祭那保護讀書人的文昌帝君。有的人家祭那保護狀元的文魁星。若是你將來要中武狀元的話，那末須祭武魁星了。我不願意中狀元，所以祇請文昌帝君呢。

二 上學

甲 果盒糕一盒，棒香三根，紅蠟燭一對，由二哥替我拿着，陪我走到橫街星泉先生的書館裏。

乙 拜孔夫子。孔夫子是太上老師，稱爲至聖先師，所以先要拜他。二哥先把果盒擺在孔子神座前面，再把蠟燭點着插上燭台，棒香點着插入香爐，然後請先生坐在神桌的左手，叫我開始跪拜了。這一次的跪拜，因恐怕弄錯，是預先在家學過的。所以那時我沒有把跪拜弄錯。怎樣拜呢？先直立兩手合

吃呢！

這種上學的情形不是比起你們的，要有趣味嗎？你們初次到學校裏去，不但沒有這樣的趣味，而且還要覺得陌生，孤獨呢。我一進私塾就與同學正式相見，不到十天，三四十個同學，個個都相認識了。你們呢？等了兩三個月，恐怕還叫不出同學的名字。

三 祭祖：上學回來就要祭祖宗。我們家裏有沒有祭祖宗，那就記不得了。

四 請先生吃酒：有錢的人家還要辦「先生酒」請先生到家裏來吃，並請鄰居朋友作陪。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請先生好好兒嚴格教導小孩子呢。

這樣說來，從前兒童上學是人生中一樁重要的事情，也是人生中一樁

很有趣而值得記念的事情呢！

四、怎樣讀書

先生怎樣教的？學生怎樣學的？私塾裏的教學法與學校裏的大不同了。每天上午八時左右，走到書館，就先向孔子神位一拜。拜了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說到座位，我想到課桌椅了。課桌椅現在都是學校裏備好的，我們要自己拿去的。有時候，你可同別的同学拼一拼。我們的書桌大概是兩屨的長方桌，用用還適宜，普通總是高了一點。椅子是不大有的。我們不是用長凳，就是用方凳的。長凳沒有靠背，方凳也沒有靠背，結果，坐的時候，尤其寫字的時候，我們的背脊就容易駝了。我的背脊倒是壁直的，到今天還是一點都不駝。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這是二哥的影響。因為他坐的時候，總是挺胸直背的。

話要說回來。我們大家坐好之後，就開始把昨天所上的一課朗讀。先生出來了。我們就一個一個的把書拿了去，放在先生的方桌上背給先生聽。

背書的姿勢，看起來，着實好看呢。面朝外，背向裏，上身擺到右，把右腳放下去左腳蹠起來。上身擺到左，把左腳放下去右腳蹠上來。口裡儘管念着。這樣鐘擺式的背書，想想很有味兒。

舊書背完了，先生給我上新書。先生念一句，我跟他念一句。一節念完了，先生在一節末尾的一個字旁加一個紅珠圈，以作記號。

我就把書拿回去，放在自己的桌上朗朗誦讀，若生字忘記了，可問同學，同學也不知，可問先生。大家一起上了新書，就朗朗誦讀。朗讀的姿勢，也是很好看的。上身擺到左邊，屁股蹠到右邊，上身擺到

會寫了，才讓我自己寫。寫什麼東西呢？石印的描紅紙，上面印着「上大人，孔乙己」這些字是紅的，已經印好的，我用黑墨照樣描一描。這種法子，着實不差呢。

一年後，描紅字不寫了。我寫印格了。先生在紙上先寫一行，我就照樣寫幾行。這種印格大概一個月，先生給我換一換。印格學了之後，就臨碑帖了。碑帖普通都以顏字開始的。

大字寫好之後，就把紙兒拿到先生的教案上，用戒尺壓住，以免被風吹掉。

字寫好了，我就把上午所上的新書朗朗誦讀。那時先生用紅珠筆改字。字寫得好，加一個紅圈，寫得特別好的，加一個雙圈，寫得不對的，加以改正。寫得壞的，加一直，若寫得太壞了，就加一個×。

到了四點鐘，放晚學了。先生把字紙一張一張地發還給我們。若是「紅蛋」就是紅圈「吃」得多，心裏就很高興。若「甘蔗」就是紅直，紅×，吃得太多，先生還要把我們「關晚學」呢。不論紅蛋，不論甘蔗，每天晚上，我們總當點心「吃」的。我們放學回家，先要向孔子神位作揖的。

若在夏天，天時很久，天氣又熱，那下午寫字之後，就對「對子」了。先生每天給我們一個對子叫我們對。一個字開始，逐漸開六七個字。譬如：

一「天」——對「地」

二「荷花」——對「橘子」

三「雪中送炭」——對「錦上添花」

四 「大雨來」——對「微風吹」

對對子是做詩的初步，對對也很有味兒。

有一個關於做對子的笑話，是很有趣的。我來說給你們聽。有一個「酒仙」最愛吃酒。有一天夜裏，他想喝酒。跑到朋友家裏。門已關了，他就敲門，要進去喝酒。朋友聽見他敲門，不肯開，就出對子叫他對。結果輸了，還是讓他進來，請他大喝。下面就是很有趣味的對子。

一 誰？——我。

二 何往？——特來。

三 老兄好？——小弟安。

四 幾時回府？——明日返舍。

五 去，不敢屈留。——來，定要叨擾。

六 竈下無燈無火。——廚中有菜有肴。

七 爲客貪杯，斷非君子。——作東惜酒，亦是小人。

八 夜已深，不可傳杯弄盞。——天未明，真好行令猜拳。

九 咚咚咚，噹噹噹，三更三點。——來來來，斟斟斟，一口一杯。

這種做對子的玩意兒祇是中國文字的特點。別國的文字是玩不出來的。

我們再回到書館裡做對子的情形。對子雖然有點難對，到底用不到多少工夫。那末長長的半天怎樣過去呢？我們就要遊戲了。說來奇怪。遊戲是現在小學的必修科，但是在私塾裏是絕對禁止的。學生對對子的時候，先生大概是睡中覺的。所可惡者，先生不到寢室去睡而

徧徧躺在書房裏。因此我們小孩子就不能任意大聲遊玩了。我們雖然沒有動的遊戲，但是也可以做靜的遊戲。

五、怎樣遊戲

兩種遊戲，我們最喜歡玩的。一種叫做「木偶戲」一種叫做「鬪船」。「木偶戲」是一個人自己做的。你們聽見一定很奇怪，怎樣一個人可以表演戲劇來呢？我來告訴你們罷。在兩個大拇指上，畫了兩個不同的臉孔，一個畫孫行者，一個畫二郎神，再在指頭上戴上兩頂紙帽子，孫行者的食指當做金箍棒，二郎神的食指當做方天戟。如此孫行者拿着金箍棒，二郎神提着方天戟。就在天空交起戰來，口裏還做出鑼鼓聲，好像做木偶戲一樣。一剎間幾十個木偶戲都表演起來了。你做二郎神捉拿孫猴子。我做「四郎探母」他做「打鼓罵曹」。

正表演得出神的時候，先生醒了。我們立刻把兩隻手放下，口裏還亂喊亂道「子曰！子曰！」「趙錢孫李，周吳鄭王」。有一個小孩子玩得太起勁了，沒有看見先生醒來，還是兩隻手在空中亂舞，口裏咚咚噹噹亂敲。先生輕輕地走到他的背後，提起戒尺，在他的頭上撲的一聲，「你還要玩嗎？」那個小孩子連忙把手放下，把身子亂搖，口裏念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先生聽了，不禁旋轉頭頸，啞然而笑。小孩子，你們看到此地，恐怕也要大笑了。我想在你們腦海中會起一種疑問，就是先生爲什麼不能公然大笑呢？私塾裏的先生個個都要裝腔作勢，做出「聖人」模樣。不准學生頑皮，不准學生遊戲。笑笑說說都在禁止之內，所以先生自己必定要扳出一副嚴厲的樣子。你們想想看，這不是可笑嗎？

現在我來告訴你們「鬪船」了。船是紙摺成的。一隻船有兩個底，所以在桌上可以擺得很牢穩。我們各人先摺好了許多紙船。鬪的方法是很簡單的。你拿出一隻來放在桌上，我也拿出一隻來放在桌上。兩隻船要頭對頭碰着的。你再把嘴巴對着你自己的那一隻船的船尾，我也把我嘴巴照樣對着。兩軍陣勢這樣擺好，就喊「一二三！」你吹着你自己的船，我也吹着我自己的船，兩隻船就相鬪了。你的船被我的船打翻了，你就算打輸，再擺出一隻船。再來鬪。若兩隻一起打翻，那把他們翻過來，擺好重鬪。這樣鬪來鬪去，着實有趣呢！有時候我的抽屜裏滿滿的都是「紙船」了，若是被先生看見，還要遭一頓臭罵呢！

從上說來，「木偶戲」「鬪船」是私塾裏最有趣的遊戲。「搖頭擺身」是私塾裏健身的運動。朗朗誦讀，是私塾裏表情的歌唱。這都是我小時

親身玩過，做過，享受過的。

六、讀什麼書

小孩子啊，現在你們要問我究竟讀什麼書呢？八歲的上半年，我在星泉先生的書館裡開筆的。下半年就在家裏拜二哥做先生了。不料不到半年他就不教了，由他的同學王立賢先生來代替。立賢先生教了二年。二哥去世，家塾就停辦了。我轉入陳家道地的私塾讀書，一直讀到十四歲年底，算起來在那裡讀了三年之久。這樣算來，我拜了四位先生，換了三個私塾，讀了六年死書。

書怎樣會死的？你們一定要疑問。我所讀的書除了一兩本之外，可說都是活的，但是被先生教得沒有生氣了。最所痛心的，就是被陳家私塾誤了三年。這三年從十一歲到十四歲正是我的童年中最重要

書時代，而那位先生是個鴉片鬼。早上學生都到了，他老人家還在被窩裏呢。上起書來，沒精打彩，隨便教教。書是絕對不講的。結果，我雖然讀了三年書，還不及你們在小學裏讀半年呢。而且讀了，完全不明白書中的意思，好像是小和尚念經，隨口亂念，一點也不懂。這種教育實在是害人呢！

我說我所讀的書，原是活的，有價值的。今天我把這些書買來，再看看，覺得其中很有許多優點呢。我現在把他們依照讀的次序寫在下面：

一 百家姓：這是中國人的姓字，四個一句編起來的，姓字雖然應當認識，可惜編得太無意義了。你要聽五百個生字硬記牢，多麼困難！

二 三字經：這本書雖然有許多地方不合時代，但編得有相當的價值。勸兒童應當讀書，教兒童一點普通知識，把一部中國歷史簡要地敘述了一下。可惜我當時年紀太小，讀了不懂。最好到了十一二歲的時候，先生把他重新講解一遍給我聽，或者就在那時候教我讀。

三 神童詩：這本書是五十六首勸學，風景，花草五言詩編成的。韻文原是很合兒童的口吻，可惜封建的意味太重，英雄的思想太濃了。關於勸學的如：

「自小多才學，平生志氣高。

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

關於風景的：

解落三秋葉，能開二月花。

過江千尺浪，入竹萬竿斜。

關於桃花的：

人生豔陽中，桃花映面紅。

年年二三月，底事笑春風。

這些詩成人讀讀也很有趣的。

四 千家詩：都是七言詩，其中有四句的，有八句的，長短有一百

十柒首。四十年前，這本書我能從頭背到尾。今天把他再仔細看看，祇有三首詩能背，四首詩看起來腦筋中還有點影子。其餘整本書完全不記得而無印象了。

五 唐詩三百首

六 大學

七 中庸

八 論語

九 孟子

十 幼學瓊林

以上所讀的一些書，先生都沒有對我講過，差不多等於白讀。六年最寶貴的光陰，除了認識三四千字之外，可說幾乎完全付之東流。今日思之，惟有惋惜，感慨，痛恨而已。所幸者，身體健全，精神飽滿。志趣高超，尚可補救於來日耳。

七、如此重年

我現在把我的童年做一個總結束。

一 體育方面：先天充足，後天雖苦，尙培養得宜，所以童年十四年之間毫無疾病。身材雖短小，然很結實。我的身體，可說發育得很飽滿。身軀是圓的，手臂兩腿也是圓的。無怪乎一個美國朋友說我是女性呢！可惜沒有人教我學拳，不然也可以打得很好呢！我雖不能打拳，但是會（一）「翻筋斗」（二）「打虎跳」（三）「豎青蜓」（四）「打翼子」作燕子飛，就是把兩臂伸開向左一轉，兩腳飛起，身子與地成平行。（五）「麻雀走路」就是蹲着用腳跟，一前一後地跳動。（六）「兩手走路」把兩腳朝上，頭舉起，兩手行走。（七）游泳——能游幾步路。

以上幾種小技都是我的拿手好戲。

二 智育方面：讀了十部書，認識了大概四千個塊頭字，書中的意思

，可說茫然不知，塊頭字的意義也多半不瞭解。八股文章沒有開過筆。一封信，一張字條也寫得不通。這是到杭州讀書之前的一點書本知識

三 德育方面：

(一)知道應當孝順母親。你們要問我怎樣會孝順母親的。我來說給你們聽聽：

甲 母親是最可愛沒有了，她是非常愛我們小孩子的。

乙 二十四孝的故事也增加我的孝心不少。

丙 孟東野的遊子吟也感動我很深的：

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寸暉。

(二)兄弟應當友愛的。影響的來源如下：

甲 二哥給我的印象很深。

乙 曹丕不要殺兄弟曹植，命他七步做成一首詩。這首詩，立賢先生講給我聽，叫我背熟的。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丙 母親常常訓誡我們的：

三四兄弟一條心，遍地灰塵變黃金。
三四兄弟各條心，遍地黃金變灰塵。

(三)對人要忠信。孔子說：

甲 己所弗欲，弗施於人。

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四)做事有四點：

甲 「吃虧就是便宜」這是母親常常對我們說的。母親還說：

「討人便宜，人便不高興。」

乙 「和氣生財」母親常常用我們祖宗的經驗來證明這一點。

丙 做事應當「有始有終」不要「虎頭蛇尾」。

丁 肯勤儉刻苦努力奮鬥。這是從母親學來的。

(五)待朋友要親愛

甲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母親常常叮囑我們的。

乙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這是杜甫贈衛八處士的一首詩的頭四句。當初我讀了這首詩就有感覺到朋友之可貴。

(六)對於做人常以下的格言自勵。

甲 朱柏廬的格言：「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

乙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二哥所遭的悲劇已深深地刺激我了。

(七)對於讀書，受到下面格言的影響很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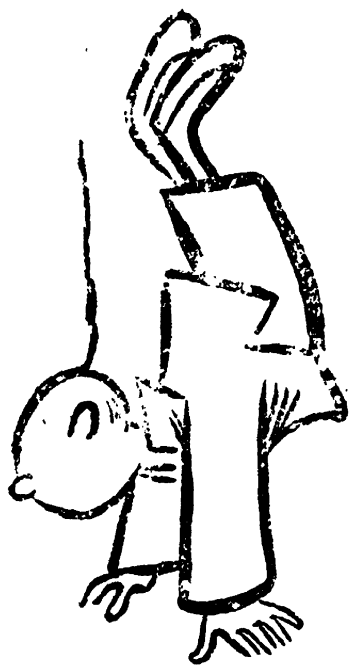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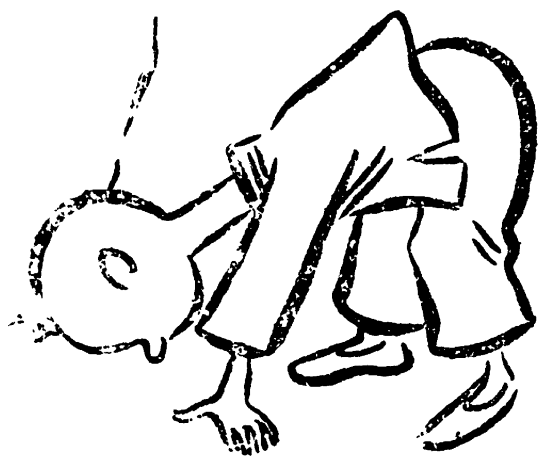
甲 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乙 頭懸梁，錐刺股。

丙 鐵柱磨綉針，祇要功夫深。

丁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總起來說，童年時代的人生觀，還不是一種顯親揚名的人生觀，還不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不過這種人生觀是比較純潔，天真，而已。



第四章 中學時代

一、怎樣進中學

親愛的小孩子：

現在你們進中學讀書，好像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是一件求學的「必經之路」，這，對於我呢？那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但這件偶然的事情，也是我一生中最艱苦的奮鬥時期。

我十四歲的時候，小姊出嫁杭州。姊夫陸錦川到百官來「過門」，看我忠厚和氣，就叫我到外邊去學生意，所以一過十五歲，就到杭州拱宸橋姊夫家裏等機會。等了半年，沒有好的生意可學，姊夫就決定送我到學堂裏讀書去，若以後讀書不成，遇有相當生意，還可以送我去

學生意。

我在這半年裏，沒有什麼事值得紀念的，有一樁事回憶起來，倒有點味兒。什麼事呢？就是我常常和爺爺（姊夫的父親）着象棋。爺爺已經六十多歲了，我不過一個小孩子。我們兩人，一有空閒，就下棋消遣。有時候，我的棋子着得太兇，他老人家連鬍鬚都氣得蹶起來呢！這樣我們一老一小，怡然自得，確是人生中一樁最快樂的事情。韶光易逝，爺爺早已物化！回憶當初，能不慨然！

是年八月下旬，由友人楊信一先生介紹入杭州蕙蘭學校讀書。學費膳費一共不過三十二元。但是這一筆費不是容易來的。小哥正在報關行學生意，沒有錢來培植我；姊夫也沒有什麼錢，可是他叫了我出來，就不得不想方法，籌劃這筆學費，所以他就將自己的皮衣服及小

姊的首飾，典質了三十五塊錢，送我進學堂。臨走的時候，姊夫對我說：「讀得好，可以讀上去；讀得不好，就去學生意。」

這是姊夫對我的警告，但也是我努力的機會。我在童年時代，已受過相當的刺激，已瞭解讀書的重要，已知道二哥當年求學的失望。現在我的求學的機會到了，我便牢牢地抓住，死也不肯放鬆了。

一進學校，便發奮讀書。那一天進學校，我不記得了。不過進學校的情形，還是歷歷在目呢。那天從拱宸橋乘船到杭州淳佑橋，上岸進蕙蘭，天已經晚了。同房間的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同學，姓章，名叫慶祺，交談之下，知道他已經讀過一點英文而且知道讀音方法。他對我說：「學英文非先學劃音不可。知道英文字要怎樣讀的，就自己可以學習而不必一定要靠教師呢。不然每一個英文生字，都要教師教你不

可。」

我說：『什麼叫做「劃音」？』

他說：『譬如「A」字，有許多讀法，A字上加一短劃，讀作「壓」，像 cāt, hāt。A字上加兩點，讀作「矮」，像 ārm, ārt。A字下面加兩點，讀作「奧」像 all, fall。』

他繼續說道：『英文中有五個母音，a. e. i. o. u，兩個半母音 y. w. 十九個子音。母音有好多種讀法，子音除少數外，都祇一種讀法。母音同少數子音都有一定劃音符號，知道了劃音符號，就知道英文字應當怎樣讀的了。』

我聽了，非常快樂，那天晚上，我就把洋蠟燭拿出來給他用，把茶食拿出來請他吃。過了不久，他把英文劃音法完全教我了。後來我

知道這種劃音法就是 DANIEL WEBSTER 英文字典作者所創造的。我得了這種劃音知識，好像得着一把鎖鑰。英文生字，一查字典，就可讀得出來，不必像別的同学，字字要問教師呢。

二、讀什麼書

我在蕙蘭裏，究竟讀什麼書呢？我來告訴你們吧！你們曉得我在私塾裏讀了六年死書，祇會「死背」而不知講解。進了蕙蘭，就要讀中學程度的書，幸而那時中學的課程尚未規定，蕙蘭雖是一種舊制中學，但一年級的程度實在是很低，我從一年級開始，英文從 a. b. c. 二十個字母讀起。那時讀的課本是。英文初階，什麼 b a 培，b ä 敗，b o 婆，b e 皮，讀得很起勁。教英文的是祝德泉先生，他的口齒很伶俐，說話很滑稽，英文程度很不差。我得着這樣一個英文先生是幸

運得很。

算術，在私塾裏沒有學過，所以要像小學生從一加一學起。國文並不深，讀什麼書，我不能記得了，大概四書，古文，東萊博議這一類書。這時讀書的方法和從前在私塾裏不同了，這時的先生講解了。

蕙蘭裏修身，聖經，是很注重的。體操一科，也比別校教得嚴。史地方面，有中國歷史，外國歷史，中國地理，外國地理等。科學方面，有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物理化學等。算學方面，有代數，三角，幾何。五年舊制中學的課程，我在四年半內讀完了。那時我已經十九歲了。

小孩子啊，你們不要以爲我中學畢業的年紀太大呢。你們想想看，我的六年私塾功課差不多等於零。舊制小學課程原定七年，舊制中

學課程原定五年，我能於四年半內把小學課程跳過不讀，把中學課程讀完，這不是很努力的嗎？

三、怎樣讀書

你們一定要問我，怎麼讀得這樣快呢？書是怎樣讀的？說起來也很有趣呢？

古人鷄鳴起舞。我是鷄鳴讀書。每天侵晨，天未明就起身，春秋天氣溫和，大約五點鐘起身。冬天天氣寒冷，五點半鐘才起身。夏天天明很早，四點半就起來，起身後，就洗臉大便。

洗臉總是用冷水洗的。爲什麼用冷水呢？第一因爲沒有熱水，第二因爲冷水可以刺激神經。就是在下雪的時候，也是用冷水洗臉的。古時勾踐臥薪嘗胆以自勵，我就以冷水洗臉來警惕我自己呢？

清早大便，是使我一生享受健康最重要的衛生習慣。這個習慣是從小就養成的，到今天還是牢不可破呢。我們人生疾病，恐怕十分之四五是由結便積食而來的。小孩子的毛病恐怕十分之六七都是由吃壞而不消化，由積食而結便所致的。一鳴從小就養成了清早大便的好習慣。從這個好習慣，他一生就享受不盡了。我願你們個個像我一樣，像一鳴一樣，得着這種無上的幸福。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再說我的早起習慣。你們要問我，起了這樣早，到底有什麼用處呢？古人說：

「二年之計在於春，

一日之計在於晨。」

清晨起來，腦筋清楚，讀起書來，就容易瞭解，容易記憶。況且

起得早的比起得晚的要多出許多時間呢。母親常常對我說：『三日起早比一工』。這是千真萬確的。我進學校，年齡已比較大了。要追上去，祇有逐日多讀幾點鐘書。

我的早起是全校出名的。在蕙蘭一百四五十位同學之中，每天起得最早的要算是我了。我這樣的早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在蕙蘭是如此，後來在聖約翰是如此，在清華也是如此。前後共有八年半之久，可說天天如此早起的。

你們也許會說「起早」是很容易的。我來告訴你們吧，若非有堅決的意志，早起是很困難的。冬天的時候，天氣多麼寒冷，被窩多麼溫暖。一聽見鷄鳴就要驚醒，天未黎明，就要爬出溫暖的被窩，穿上冰冷的衣服，如果沒有抵抗寒冷的精神，身體就會凍得慄慄發抖，上下

牙齒就會敲得響起來。當我起身時候，全校同學還在做他們的甜夢呢。

有時候，鷄已啼了，我實在不願意起床。但是我一想到「臥薪嘗胆」，一想到「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一想到「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那就咬一咬牙齒，從被窩裡跳出來了。

這種早起的習慣，對於我有兩種好處：光陰最容易虛度的。我因爲要爭取時間，把每天最甜蜜的晨光從好夢中搶過來，作爲讀書的機會，所以對於光陰是非常寶貴愛惜的。一天到晚，我絕對不肯虛度一刻光陰的。每天從上午五點或五點半起一直要讀到晚上九點鐘睡覺爲止。有時候，頭腦漲了，眼睛酸了，就停下來到操場上走一走，散一散心。這樣說來，每天總要讀到十二三個鐘點的書。

早起的習慣，還有一種好處，就是意志力的加強，自信心的加深。凡是人總是貪安逸，圖舒服的。身體上的欲望，常常克服心內的意志與自信。我能吃苦不貪安逸，不怕艱難；以堅強的意志，深厚的自信，戰勝一切身體的欲望。這種意志力，這種自信心，對於我的一生做人是有很大幫助的。

有一年，書讀得太多了，頭腦讀得昏昏沉沉了。平時，一天之中偶然也許有點腦漲。那一年頭腦漲痛差不多有一兩個月光景。那時我很擔憂，恐怕不能繼續讀書。幸而休息了幾星期之後，精神就復原了。

小孩子，你們也許要問我，爲什麼原故我的眼睛沒有變近視，背沒有成駝背呢？我來告訴你們吧，雖然我整天地手不釋卷，但是我知

道怎樣保護眼睛，怎樣保護身體，黃昏的時候。光線不充足，我就到草地上走走，溫溫舊書或記記生字。我看起書來，也不是整日整夜釘着眼睛，一停也不停的。我看了一息，就抬起頭來，往外望一望。或是閉起眼睛來默思一下，或是站起來在房間裏走一走，這樣一來，眼睛的疲勞就容易恢復了。

至於背呢，那我也是很當心的。我國讀書的人，十之八九，有點駝背的。這是因為他們不注意坐立的姿勢，桌椅的高低，和戶外的運動，我能注意到這種地方，所以我的背到今天還是筆挺的。有人還說，我的姿勢是標準的呢。

現在我要說說讀書的方法了。我先來說學英文吧。英文劃音法由章君教我的。我在上面已經說過。英文生字實在是難記得很。那時候

祇知道「死記」，不會「活用」。每天一早起來，我就溫習英文「生字」，溫習的方法，倒有一點價值。我先把生字抄在一本簿子上，生字後面總是註着解釋的。當初註解是用中文的，後來英文程度高一點，就用英文註了。我就拿了這本生字簿，跑到操場上大念而特念。什麼 *Bat*, *Bat*, *Bat*, *Cat*, *Cat*, *Cat*, 什麼 *Pencil*, *Pencil*, *Pencil*, *butterfly*, *butterfly*, *butterfly* 像小和尚念經，儘管獨自念着。

小孩子，你們要注意我讀的方法，英文字的讀法是有一定的，不能隨便亂讀的，我們先說 *Bat* 這一個字。你要先說（一）*Bat*（二）再分說 *b*, *a*, *t*,（三）再合起來 *Bat* 若刪掉第一步那就錯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是很簡單的。你所要知道的是 *Bat* 這個字是怎樣拼的，不是 *b*, *a*, *t* 三個字母拼起來的 *Bat*。所以照我的三段讀法，教師一問你

留怎樣拼的，你就會不期然而然的說 b, a, t 了。沒有一個教師會問你 [b, a, t] 三個字母拼起來變成什麼字呢？」這是英文單音字 (Single-syllable word) 的拼法，複音字 (Compound-syllable word) 的拼法也是有一定的，我們就用 Pencil 這個複音字做例子。你要 (一) 先整個地說 Pencil (二) 再分開來說 pen, cil, (三) 再合起來說 Pencil 分開來說的時候，你不要把六個字母一個一個地讀出來，你祇要把它分成兩個單音字讀，就是 Pen 和 cil。我再舉一個例子：比如拼 Butterfly 這個字，你應當把它分成三個單音字，就是 (一) But (二) ter (三) fly。你若把他分做九個字母，那就拼錯了。或者把它分成 But-ter-fly 也是拼錯的。這種單音拼法，我是在蕙蘭時已經學過的，所以對於英文拼字我還能應付裕如呢。

但是「死記」是沒有用處的。我常常讀字典，把一本 Webster 的英

文小字典裏所不認識的生字硬硬的記牢。實際上，字的意義不甚了了。結果是容易忘記，反而誤解。這種冤枉的功夫，我不知道白白地化掉多少呢。

對於中文，我也是死讀硬記的。古文觀止我最喜歡讀。我自己看的篇數，比教師在教室裏講的來得多。什麼禮經，禮記，莊子，荀子也看了一點，但都是生吞活剝，一知半解，沒有多大益處的。

那時候，對於連詞成語，最感興趣。把書中所有的或報上看到的新穎連詞，成語如「僥倖」，「飲水思源」，「掩耳盜鈴」，「成竹在胸」，「唇亡齒寒」，「臨渴掘井」，「事倍功半」，「功虧一簣」等。就摘錄在一本簿子上。早晚溫書的時候，就把簿子拿出來自言自語的亂念。這種認字識句的方法，雖然有點太呆板太機械，但是對於我的國文知識，

却很有幫助的。

四、我的成績

學校裏的成績考查法是值得敘述的。每天上課的時候，先生總要把昨天所上的功課溫習一遍。每星期六上午不上新的功課，祇把一星期五天內所上的功課考查一下，作為小考。每月底把一月內四星期的功課考查一下，作為月考。一學期結束一下，作為大考。一年的功課總考查一下，作為年考，年考成績的優劣，就決定班級的升降。這是當初蕙蘭考查成績的辦法。

蕙蘭還有一種特別的勸學方法。蕙蘭是一個教會學校，宗教色彩，非常濃厚。每天早上十一點半鐘，我們要做「禮拜」的。禮堂的座位是依照每學期大考的成績編排的。全校成績第一名坐在第一排的末座

，第二名坐在第二排的末座。這些「末座」，其實都是「榮譽座」。每天做禮拜的時候，全體師生都到禮堂裡來。教師坐在講台上，學生坐在規定的座位上。教務主任管理點名的事情。他點到「第一排」，成績第一名的學生，就報告第一排中不到的同學。他點到「第二排」，成績第二名的學生，就報告第二排中不到的同學。這種點名的方法，確是很經濟的。大約二分鐘功夫，就可把一百四五十個學生的出席問題解決了。每天有了這樣的一次點名，其餘各班上課時就可節省時間，不再點名了。這方法不但可以節省時間，而且給學生一種很大的鼓勵。全校學生個個都想坐榮譽座。

說到這裏，我來告訴你們，我坐在什麼地方的。在前面我已說過，我在學校如果「讀得好，可以讀上去；讀得不好，就去學生意。」第

一學期我的成績列在全校十名之內。所以第二學期，我就坐在榮譽座了。第二學期我的成績記得列在全校第四名，有一學期我居然坐在第一排榮譽座了。

五、怎樣自勵

讀書最怕沒有恆心。有的學生開始是很勤勉的，到後來就不能刻苦用功了。我用一種自勵的方法，來維持苦學的恆心，來刺激向上的精神。這是什麼方法呢？就是古人用的「座右銘」。我把好的格言，一句一句的寫在紙條上，再把紙條，一條一條的掛在牆壁上。不但如此，我常常把這些格言當做歌兒唱。一遇困難就會想到一句格言。一遇試探也就會念出一句格言。格言對於我人格的發展是很有影響的。下面的格言是我在中學時代最喜歡奉行的。

臥薪嘗胆。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百折不撓。

有志者事竟成。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

愛人人愛，敬人人敬。

寸陰是惜。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不恥下問。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滿招損，謙受益。

六、我的人生觀

我的人生觀在這個時期和從前大不同了。從前我祇知道顯親揚名，謀個人的福利。現在我有點像耶穌那種愛人的熱誠，犧牲的精神。從前是爲己的，現在是爲人了，我曾經在受浸禮做基督徒的那一天，就是在蕙蘭的第三年，把我的身體獻給耶穌。我承認耶穌是我的救主，我承認耶穌是我的模範。從那時候起，我的人生觀完全改變了。別

人把「小我」變成「大我」，而我把「小我」竟變成「無我」了。那時我就以「無我」二字作我的隱名。

在這個時代，我立誓不嫖，不賭，不吸煙，不喝酒。這個誓願到今天沒有違反過，不過近兩年，對於酒的態度，不若從前的嚴格，偶然在宴會之中，我也喝一兩杯呢。

對於上面所說的四「不」，我素來嚴格而極端遵守的。一個人結婚，依照舊俗，總要設筵宴客，吃喜酒。新郎新娘應當向來賓敬酒。我結婚的時候，雖照舊俗設宴招待親友，但對於敬酒這一層，我是沒有做到。後來親友敬我一杯，我也不肯回敬。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已經立過誓，不願把它違人。我寧使得罪人而不願拋棄我的主義。這種四「不」主義，三十年如一日呢。

末了，有一位先生我是終身不忘記的。這是我的校長甘惠德先生。Mr. W. S. Sweet. 他是一位基督徒。他相信耶穌。他不怕艱苦，離家鄉，渡重洋，到中國來傳道。一天到晚，教導我們，愛護我們。禮拜天講道總是他自己講的。他講起道來，總是非常誠懇，非常沈痛，而且他自己總要流淚的。我呢，也暗暗地把眼淚揩揩。這樣我的人格就潛移默化，發榮滋長了。

第五章 大學時代

一、在聖約翰大學

十九歲那一年（宣統二年），我居然在蕙蘭畢業了。母親姊夫小哥都很快樂。

中學雖畢業了，但是畢業後怎麼辦呢？再去學生意嗎？年齡太大了，一個中學畢業生再去學生意，那似乎有點不上算。去求職業吧！一個中學畢業生也不能得到相當的職業。郵局，海關，雖可去考，但我的志向不在賺錢謀生。我雖然沒有意思去做傳道的工作，但是立志要做濟世救人的事業。那種顯親揚名的狹窄觀念，在那時，已經拋棄到九霄雲漢之外了，究竟怎樣去濟世救人呢？那毫無具體的計劃，祇

曉得要濟世要救人，非有學問不可。要有學問，非讀書不可。

我把這個意思就告訴了小哥。小哥待我很好的。他與佛蘭格林的哥哥剛剛相反。我從蕙蘭讀書起（第一學期除外）一直到清華畢業止，所付的學費，所化的另用，所穿的衣服，所讀的書籍，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他供給的。沒有他，當然沒有我。沒有當初，當然沒有今日。

小哥聽了我要上進求學，就滿口答應。那時候，有兩個大學可以進去。一個是上海「浸禮會大學」，就是現今的滬江大學，一個是「梵王渡大學」，就是聖約翰大學。那時「聖約翰」還沒有「梵王渡」來得出名。照理，蕙蘭既是浸禮會辦的學校，蕙蘭畢業生應當進浸禮會大學。但是那時聖約翰是全國最著名的大學。姊夫慕它的名，就慫恿我到那裏去讀書。所以二十歲的上半年就進聖約翰了。

到了一個新的環境，不免有許多困難和感想。

什麼困難呢？環境是新的，什麼都不方便，教師是生的，讀書摸不着頭腦。同學不相熟的，無從去切磋。可是我的人緣素來是很好的。隨便到那裏，總是受人家的歡迎。所以到了不久，同學慢慢兒相識了，朋友漸漸地多了。那時有一個同班同學名叫沈子高與我最相得了，他比我小三四歲，但是很聰明。他又是一個老學生，所以常常指導我，幫助我的。

在蕙蘭的時候，我也有一個莫逆交。他叫錢財寶。比我也小三四歲。可惜錢君青年就夭折了，沈君今天倒在西北富聖公會主教，做宣道救人的神聖工作呢。

我感覺得最困難的就是功課。在蕙蘭，用的蘇格蘭英文科之外，

都是用中文的。現在到了聖約翰，所用的課本除國文外，都是用英文的。理化算學歷史都用原本。這一變，變得太厲害了。幸而蕙蘭的英文程度還可以，英文原本勉強可以讀得下去。

但感覺得最困難的，就是我所學的功課都是第二學期的新材料。

第一學期的功課我是沒有讀過。這是什麼緣故呢？聖約翰始業的時期一向是從秋季起，所謂秋季始業，不是像當時中國的學制是春季始業的。當年我進蕙蘭是插入一年的下學期。現在進約翰也是插入一年的下學期。中學一年級上學期的功課，我雖然沒有讀過，但勉強還能自己補學的。大學一年級一學期的功課倒很難自己修讀了。

我是不怕難的。我要讀讀看。當初進來的時候，卜芳濟校長看看我的蕙蘭的成績還不錯，就叫我在一年級下學期試讀二星期。若讀得

不好，祇可退到中等科去。

小孩子，你們還記得我姊夫的警告嗎？當年我進蕙蘭的時候，他對我說：

「你讀得好，讀上去，讀得不好，去學生意。」

他說得很痛快，直截了當。我聽得提心吊胆，毛髮悚然。

現在卜校長也來一個警告，我心裏想道？姊夫的警告竟變成了一個猛烈的刺激，使我不但讀得好，而且讀得很好。卜校長的警告也就是一個刺激罷了。我也硬着頭皮，拼着命去死讀。全校五六百個學生中每天起得最早的總是算我了。功課上雖攷不着第一，起早的頭名沒有人敢來搶的。

二星期的試讀過去了。卜校長准我讀上去，別的功課我都勉強應

付。有一門功課倒苦死我了。什麼功課呢？就是「拉丁文」。拉丁字母也沒有學過，先生還要我讀拉丁書的下半本呢？況且拉丁比英文難得多。所以我一方面，要補讀上半本，一方面趕讀下半本。這位拉丁先生又來得兇，他的名字叫 Barton「巴爾登」他的「聲音怒貌」，到今天還是在我的腦筋中呢！他看見我回答不出，總是突着眼睛，伸着手指嚴厲地說道：「Common! Common!」意思就是「快點說出來！快點說出來！」但是巴爾登待我還算好的。他知道我沒有讀過上半本，常常叫我到他的房間裏去補習。這樣，一年拉丁的功課要我半年讀完。我實在讀得苦死了。我在本國，在美國先後讀了二十來年的書，感覺到最難讀而最無味的莫過於拉丁文了。學期完了，考試過了。成績報告寄到家裏。我折開來一看。功課門門都及格，祇有拉丁考了五十九分。到

了下學期，拉丁還是要補考的，運氣得很，是年暑假我考取了清華，就不必再到約翰去補考拉丁文了。

這些都是我在聖約翰所受的困難。現在我要說說我的感想。卜校長慘淡經營，苦心孤詣數十年如一日，把梵王渡一個小學校變爲一個國內著名的大學，五十餘年來，桃李滿中國。現今在外交界，政界，商界，學界服務的不知有多少。卜校長之有貢獻於新中國者非常宏大。卜校長不僅介紹西洋文化而且特別注重在人格教育，宣揚聖道。禮拜日講道，總是他老人家自己講的。苦口婆心，勸人從善，仁愛犧牲，以身作則。一個外國人能够如此，我們做中國人的，豈不應該更加如此嗎？這是我當初對於卜校長的景仰，從景仰中所發生的一種感想。

這是一種好的感想。但是在我腦筋深刻着的一種不良的印象。那時候，一般學生總不注重中文，學校更對不起中文先生。外國教員的待遇比教西文的中國教員好，教西文的中國教員的待遇比教國文的中國教員來得好。所住的房子，所領的薪金都有這三種等級。國文教員住的房子是又舊又小的中國房子，外國教員住的是又新又大的洋樓。相形見绌，觸景生感。最痛心者一般洋行買辦的執袴子弟，出入包車汽車，對於國文一點不注意，對於國文教員一點沒有禮貌。上國文課的時候，大部份的學生不是預備西文功課，就是看小說。國文教員靠着桌，低着頭，看着書，獨自搖頭擺尾地講解而不敢抬起頭，看一看教室內的情景的。卜校長有時要來視察的，學生一看見卜校長來了，連忙把西文書，小說書放進抽屜裏，假惺惺地把國文書掀開來，當

做閱讀的樣子。這種怕外國人而欺侮中國教師的奴隸心理，我今日思之猶憤憤不平呢！

有一天，上國文課前，有幾個頑皮的學生串同作弄某國文教員。國文教員講書的時候，總是把兩隻手臂靠在桌子的。桌子是剛剛放在講台邊上。若往前一擺動！就會跌倒地板上去的，那幾個頑皮的學生就在桌子的三隻脚下都放了一塊石頭，把一隻腳懸空吊起。上課鐘打了，國文教員拿了課本，挾了課卷，走進教室，踏上講台，提起兩臂，向桌上一靠，蓬隆洞一聲，桌子從台上往前撲倒地板上了。還算好的，某教員沒有踢倒。但是滿面已通紅了，而一般頑皮的學生特意低着頭，假作看書，一聲不響呢！

二、在清華大學

宣統三年六月裏，小哥看報，看見清華學校招考。初試由各省提學使主持，覆試由學部尙書主持。凡年齡在十五歲至十八歲者均得投報。我的年齡實足已十九歲了。小哥當時叫我去試試看。我因爲不肯說謊，不願意去投考。後經小哥及幾位蕙蘭老同學的慫恿，才去報名，把年齡少報一歲。那時投考報名的一共只有二十三個「大人」。監考的是浙江巡撫增蘊，主考的是提學使袁某。考的科目是國英算。二十三人之中取了十名。幸氣得很，我居然列在倒數第二呢！

過了幾天我們十個人就被保送到北平去參加覆試了。每人還得着旅費二十元。

到了京城，我由蕙蘭同學楊炳勳姚天造二人的介紹，住在仁和會館裏。考試分兩場。頭場有國文，英文，算學。二場有史地科學。若

頭場不及格，第二場就不得參加。這次考的人不是二三十人了，有從各省報送的，也有直接在京裏報名的。一起共有一千多人。考場裏濟濟一堂，着實可觀呢！

這兩場考試一共有一星期的功夫。每天天還沒有亮，我們就要出發去考了。到了考場裏，我看見考試官周自齊戴了大紅頂子，穿了緞子馬褂，端端正正坐在上面，一本投報的名冊擺在桌子旁邊。唱名的把名字一個一個地唱出來，他老人家用大紅銀珠筆在名冊上一個一個地點着。名點好，就各按座位坐下受試。第一場共取了一百六十名，我列在第八十二名。第二場共取一百名，我取在第四十二名。考取之後，必須由同鄉官做保。承姚天造兄的厚愛和介紹，請到范炯泰先生來做我的保證人。到了清華，我被排在高等科一年級。那時清華還沒

有改大學，不過是一個 Junior College 等於大學三年的程度，所以我就在清華讀了三年。這三年書總算不是白讀的。我得着了不少有用的知識，認識了許多知己的朋友，還獲得了一點服務社會的經驗。立下了愛國愛人的堅強基礎。

我的清華時代，好像萬象更新的新年，好像朝氣蓬勃的春天。我的希望，非常遠大。我的前途，非常光明。我的精神，非常飽滿。我的勇氣，非常旺盛。我的自信，非常堅強。我的自期，非常宏遠。那時做人真覺得有無窮愉快。

清華學校原是一個某王公的花園。有荷花池，有假山，有溶溶的清流，有空曠的操場，有四季不斷的花草，有嶄新巍峨的校舍。環境之美，無以復加。學校監督是唐開森先生。他是一個基督徒，待人非

常懇摯，辦事非常熱心，視學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惜做了不久，他就得病去世了，我們都覺得很悲痛，好像失掉了一個可愛的慈母。

我進校還不過一個月，政府下了一道命令，說孔子聖誕日全校師生，西籍教員除外，一律須去致祭，向孔子牌位行跪拜禮。聽說政府還要派大員來監祭。那時我們一般從教會學校來的信教學生，覺得非常惶恐，就去請示唐先生。唐先生比我們還要擔憂。學生不去祭孔，也還可以原諒。他做監督的怎麼可以不去祭呢？我們討論之後，決定不去參加。到了祭孔日。不知唐先生到那裏去了。我們是沒有參加。讀了不到兩個月書，武昌起義了。學校發遣散費，每人送路費二十元。那時全校學生都開始離校南返，我還是獨自文縐縐地在房間裏

讀書，不願離開！幸而同鄉楊炳勳促我一同南返。但是我們逃得太遲了。我們從北平乘車到天津，在天津趁太古郵船南下。船上的房間不論大菜間，官艙，房艙通艙統統賣光了。我們就買貨艙票，睡在貨艙裏一口棺材旁邊。其實貨艙也是擁擠得不堪，連走路的地方也都没有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的逃難。恐怕也是我逃難中最難逃的一次。

我回到杭州，就把「相依爲命」二十年之久的一條辮子，由母親親自剪掉了。這條辮子是母親賜給我的，是母親每天早晨替我梳打的，現在我奉還給她。她老人家把它好好兒保存着。

辮子剪了之後，我又回到聖約翰去讀書。第二年清帝退位，民國成立，清華登報開學，我又北上去讀書了。

我在清華讀理科。教物理的是 Wald 伍爾德 先生。他教起書來教

得最詳細，最清楚。他的實驗功課也最有趣，但是他非常認真，沒有一個學生敢撒爛屎的。Malone 孟龍先生教我們西洋歷史。他是一個很漂亮的美少年。他有空的時候，常常到圓明園去研究殘碑斷柱。聽說後來他回國再到大學讀博士學位，就以圓明園爲研究的對象呢。當時他教歷史時，他總是叫我們死記歷史事實與重要日期。但是他對我非常要好，常常招我到他家裏去玩。

有女士Pickett 辟蓋脫兩姊妹。姊姊教我們美國史，妹妹教我們德文。他們都是二十餘來歲的年青姑娘，比我雖然大一點，比起同學中年齡較大的學生來，那祇可以稱小妹妹呢？但是他們既然做我們的老師，那不得不勉強裝出一副老師的臉孔來。其實美國女子大概是天真爛漫，非常活潑的，現今在中國這種守舊的環境裏面，這兩位女子一

定會感覺到非常拘束呢！

Smith 司密斯先生是一位四十來歲還未娶親的男先生，當時還有一個四十餘歲還未出嫁的老姑娘 Starr 施帶爾女士。司密斯先生教我們英文文學。施帶爾女士是美術教師。她對於宗教非常熱心。看待一般年青的學生真是像自己的子弟一樣。她教我們繪畫。她教我們讀聖經。她教我們做人。我們清華同學受她感化的不知有多少呢！像這種教師實在是難得！

Shoemaker 舒美克先生教我們體育。他是一個很好的體育教師。每天早晨我們全體學生做團體集合操。有時候，他叫我領操的。

Dr. Bald 鮑爾特先生是我們的校醫。他的手術不能算差。聽說現在美國做某醫院的院長了。鮑師母雖然沒有教書，但是和學生非常之

好。她也是一個很熱心的基督徒，她常常講道給我們聽的。

Breece 別麗司先生也是一位四十餘歲，還未娶親的老先生，他教高年級的英文。他也是一個很熱心的基督徒。

Talmage 韜美極女士是我們的英文先生。十餘位美國教師之中，她要算最熱心最嚴謹的了。她是一位沈默寡言的女子。在教室裡，她從來不笑的。她的眼睛是很大的。同學中若有回答不出的，她總是要突着眼睛看他的，那時候，她正教我們 Dickens，做的雙城記。其中有一個女革命家，叫做 Madam de Vague，雄糾糾地領導羣衆去攻打牢獄。同學中就將這個女革命家的名字加在 Talmage 女士頭上。這種侮辱，我是極端反對的。她是一位很誠懇很嚴厲的良教師呢。

教我的算學的是 Heines 海痕司先生。他是非常和氣，滿面總是堆

着微笑，說話很輕，舉止很文雅，學問很好。我們做不出算題，他也不會發脾氣罵人的。

最受我們歡迎的，要算那位音樂教師了，她的名字叫 See-ye 西萊。西萊女士很有點像舊式的中國女子，舉止溫重，談吐風雅，待我們年青的學生猶如她的小弟弟，她教我們唱歌，她教我們做人。後來我在紐約讀書特地去拜訪她。她嫁給 Wallace 華烈司博士。他是一位經濟學家。六年前政府特請他到中國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制度。西萊女士是同來的。她同華氏博士曾到我們家裡吃過一餐飯，她也曾經把我們的全家小孩子在上海兆豐公園裏照過一張活動電影片子，不久以前我看見報上一個噩耗，說她已經玉消香殞了。我一回想當初，不覺唏噓不止。

張伯苓先生曾經做過我們的教務長。他的聲音像洪鐘，說起話來非常動人。他的體魄多魁梧，望之油然起敬。他雖然在清華不久，但他的偉大人格，已深深地印入我的腦筋中了。

我們全體學生所最愛戴的，那要推周詒春校長了。周校長辦事認真，毫不敷衍。校規不訂則已，一訂了我們非遵守不可。他常常對我們說：「我不要你們怕我。我要你們怕法律。你們讀書，總要研究得透澈，不要馬馬夫夫，一知半解。你們做事，總要實事求是，腳踏實地。要從小做到大，從低升到高。若是腳沒有着實而攀得高高的，那一跌下來，就要跌死的。」周校長處處能以身作則。他不愛名，也不貪利。說起話來總是誠誠懇懇，切切實實。清華校長換了好幾位而養成清華純潔學風的，就是周校長。凡是在清華讀過書的，沒有一個不

愛戴他。他真是我們的導師呢！

從上看來，清華的師長不但顧到學生學業的增進而且能注意到學生人格的培養。周校長一方面以身作則做我們的模範，一方面常常對我們訓話，做我們的晨鐘暮鼓。還有所謂的美國教師還要在禮拜天不避勞瘁，開聖經班，教我們怎樣求學做人，怎樣處世接物。清華學生可稱「品學兼優」了，不知現今在國內各界服務的清華學生受之或有愧色否？

課外活動，周校長是非常熱心提創的。他素來不主張我們讀死書。所以我們的課外活動就蓬蓬勃勃油然發生了。什麼辯論會，演說比賽，什麼足球比賽，籃球比賽，什麼化裝表演，什麼音樂會，像雨後春筍生產了。我們畢業的時候，還表演一齣「范尼斯商人」。陳廷錫做 *Portia*

做得頂像呢！

清華同學對於宗教着實有點興趣。我們幾十個基督徒一進學校，就得着唐監督的許可，星期日在美國教師的會客廳裏開始做禮拜。同時請許多美國教師組織讀經班，研究聖經。

第二年我們幾個人創辦學校青年會。王正序做會長，我做幹事。我們一方面互相砥礪，以身作則來領導同學，皈依真道；一方面實行社會服務，提倡教育，以證明耶穌之博愛精神。

我自動地在這年做了兩樁很有意義的工作：一樁是在校內開了一班「校役補習夜校」，一樁是在城府辦了一個「義務小學」。清華學校青年會是在中國國立學校內第一個青年會，校役補習夜校恐怕是中國學校內第一個校役補習學校。城府的義務小學，恐怕也是中國國立學校

學生所創辦的第一個義務學校。這兩個學校都是我一手創辦的。他們的校長也是我一個人兼的。教書我一個人來不及，就請許多同學幫忙。校役夜校有三四十人上課。城府小學也有幾十個兒童，在我正要離校赴美之前，一個夜校的學生！就是學校理髮匠對我說：「陳先生，你要離開我們了。我們覺得很難過。你待我們實在好。我們不能忘記你。你可否賜給我們一張照相，我可以把它掛在牆壁上，做紀念。以後別的先生看見了這張相，我可以告訴他們說：『這就是當初教我們書的陳先生。』我聽了非常感動。一個理髮司務讀了一點書，聽了幾次講，就能說出這樣有意思的話來。我就滿口答應道：『好的！好的！等一下我送過來。』」

他就拿出一把舊式的剃頭刀送給我，說道：「這把刀剃起鬍子來

比外國刀來得快，每次你用它的時候，也可以想到我們呢！」我得了這樣一個紀念品比一個獎章，還要來得寶貴。後來我把我的照相送給他。他把照相掛在理髮室裡的牆壁上，一直掛到他離開清華。數年之後，清華同學一看見我就能認識我是陳某呢！這可見那理髮匠之忠於信守，勤於宣傳了。

說到義務小學，我也著實感覺得愉快的。七七前一天，兒童教育社在清華舉行第七屆年會，我係該會創辦人兼理事長，領了幾百位社員從南方趕到那裡。我就乘此機會探聽探聽當初我所創辦的一個義務小學的情形。據該校校長說：「這個義小現在有很好的校舍。學生有幾百，經費由清華教職員供給的。」我聽了非常高興，二十三年前手創的一個義小居然能發榮滋長，成爲一個有規模有基礎的正式小學

，當年一點心血確實沒有白化呢！最奇怪的，就是在清華開會的時期，我到飯廳裡去吃飯。一個老廚房看見我，非常高興，他問道：「你不是陳先生嗎？」二十三年後，他還能記得呢！

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還做了兩樁有意義的事情，一是組織一個同志會，一是辦了一張報紙，同志會的名字叫做「仁友」，就是取「以文會友，以及輔仁」的意思。宗旨非常純正。不外切磋學問，砥礪品行，聯絡感情，互相協助。當時的發起人都是幾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陸梅僧，姚永勳，李權時，張道宏，李達，汪心渠同我幾個人要算重要份子。我們常常在一起討論學問，規勸過失。我們還油印一張小報以資鼓勵。這個小小團體保持了好幾年功夫。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這種團體於個人於學校都有極好的影響，佛蘭格林當年就有類似的組

織。來切磋學問，改良社會呢。

在民國三年我畢業的那一年，學校當局要辦一種刊物，授意同學，組織一個編輯委員會從事一種周刊編輯。編輯是那一位主持的，我已忘記了，我擔任經理職務，關於出版發行事宜都是我負責的。一學期之後，學校當局看我經理得還不錯，就送我一塊金質五角寶星獎章。這是我第一次辦事的經驗，也是我第一次得到別人的鼓勵。

關於我的體育，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思想，當初我想做一個偉人。但是我又想偉人非要有「魁梧其偉」的體格不可。我很矮，不過五呎三吋長，從古人的眼光看來，我不過一個五尺童子吧了（英尺五呎三吋還不及中國尺五尺），絕對沒有做偉人的資格。因此頗鬱鬱不樂。後來讀到法國革命史，先生說，拿破侖雄才大略而身軀很短「好像一個

矮子」我問先生：他究竟有多高呢？「五呎五吋」我聽了，非常快樂，我想假使我穿一雙後跟二吋高的皮鞋，我不是同拿破侖一樣高嗎？所以我就穿「高跟皮鞋」做「偉人」了。這種錯誤的觀念，你們想想看，不是很好笑嗎？

對於體育，我還有一種奇特的思想。當時清華的同學從聖約翰來的很多。聖約翰的體育是國內最著名的。潘文輝，潘文炳，楊經魁等等都是約翰的健將。現在都到清華來了。我是很好勝的。智育方面，我可以死讀書同他們比一比。德育方面，我可以自勵自修也有方法可想。體育方面，我倒沒有辦法了。跑也跑不快，跳也跳不遠。什麼球類比賽，什麼田徑比賽，我都比不上他們。那怎麼辦呢？

有了，有了，球類田徑雖然比不上人。但是力氣筋骨也許可以同

人比一比呢。我就天天練習力氣，練習筋骨。練習到了一年以後，體育先生舉行全校學生體力測驗。測驗都有一定器具，有握力表測驗握力，有量力表測驗腿力，背力。又有表測驗臂力，另外還有測驗手臂的舉力和攀力。這一次有七八項力氣比賽。全校幾百個同學中我的體力總分數居然列在第二。第二年又全體比賽，我考第一。連潘氏兄弟也祇得「甘拜下風」了。

在清華讀書感動我最深的，有兩本書 John Bunyun 的 Pilgrim Progress「天路歷程」。這本書是約翰彭洋在監獄裡寫的。他是一個宗教革命家，反抗當時英國舊教的專制與腐化。他主張：

一．信教自由

二．得救須重生，重生須受浸禮。

三・教義以新約爲根據。

四・教會的組織應民主化，最高權應在教友，不在教會。

彭洋的主張完全是針對舊教的。所以舊教的權威把他下獄。他在獄裡有十二年之久。這本書就是描寫一個基督徒如何上天，一路上遇見什麼困難和試探。我看了之後，好像得着做人的南針。

二・Stowe的 Uncle Tom's Cabin「黑奴魂」。這本書描寫美國當年黑奴之痛苦生活。我看了大爲黑奴抱不平。對於被壓迫者就發生無限的同情，並在心靈中激起了很深刻的民族意識。

三・Benjamin Franklin ; Autobiography

「佛蘭格林自傳」

這本自傳是佛蘭格林寫的，他描寫他自己怎樣從學印刷到做政治

家的，我讀了之後，感覺到一個人要有成就非努力，非奮鬥不可，非爲人服務，爲國效勞不可。

末了我要談談我的國家思想了。在童年時代，我的人生觀無非在顯親揚名。在中學時代，我的人生觀在濟世愛衆。在大學時代，我的人生觀除濟世愛衆外還能注意到救國呢。這種救國的觀念是在清華裡養成的。清華創辦的歷史我很明白的。清華的經費是美國退還的庚款。庚款是什麼呢？無非民脂民膏而已。所以我覺得我所喫的是民脂民膏，我所用的也是民脂民膏。將來遊學美國所有的一切費用，也都是民脂民膏，現在政府既然以人民的脂膏來栽培我，我如何不感激零涕呢？我如何不思報答呢？愛國愛民的觀念從此油然而生了。

第六章 美國遊學

我二十四歲那一年七月（一九一四年）在上海預備赴美遊學了。

那時美國這一個美麗的國家在我心目中，確是人間天堂呢！聽說人民非常勇敢的。三百年前美國是一片荒涼大陸，除了土人，紅人，毒蛇，猛獸之外，就沒有人了。自從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了這個大陸之後，英國新教徒：法國新教徒，就一批一批地逃到新大陸闢草萊，披荊棘，建立新城市，吸受自由空氣。不久華盛頓揭自由旗，脫離英國，宣告獨立，建立聯邦共和。林肯主張自由平等，解放黑奴。什麼開礦築路，立學校，建工廠，闢市場，一切應興事業，都是蓬蓬勃勃，如雨後春筍，開始建設了。不久什麼煤油出「大王」，鋼鐵出「大

王」，汽車出「大王」，銀行出「大王」。什麼都出「大王」。甚至於連皮鞋也出「大王」了。

聽說人民生活程度是很高的，普通工人每天總有三四塊錢的工資。吃的大餐，穿的西裝，住的洋房，比我們中國有錢的人，着實要舒服得多呢！

又聽說人民的智識也是很高的，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讀書，不識字的。文化的水準，非常之高。什麼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美術館，圖書館體育場沒有一個城市是沒有的。

又聽說世界最大最高最多的東西都在美國。最大的大學要算紐約的哥倫比亞了，學生在三萬以上呢。最高的房子那時要算Woolworth Building 伍爾獲司大廈，有五十層之高。世界最著名的瀑布要算

Niagra Fall 奈矮格拉了，圖書收藏最豐富的，恐怕要算華盛頓國家圖書館了，交通最便利，鐵路最多，公路最長，恐怕也要算美國了。

聽說要發財到美國去，要讀書也到美國去，要看奇聞觀壯，到美國去。要吸自由空氣，也到美國去。那時我一聽見這樣的一個新興的自由國家，不覺神馳心往了。所以那年畢業清華預備上美國的時候，我的心中快樂，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呢！

一、預備行裝

在上海怎樣預備呢？環球學生會 朱少屏先生替我們辦護照，定艙位，還籌備歡送會歡送我們。在什麼花園開會的，我不記得了，我記得唐紹儀先生致歡送辭，諄諄地勉勵我們。

周詒春校長辦事非常認真。他恐怕我們年輕沒有經驗，對於吃飯

禮貌，毫無規矩，就在四川路青年會，教我們怎樣吃飯。他不但講給我們聽，還要做給我們看。我們在學校上講堂聽講書，做實驗，現在在飯堂裏上「吃飯」課，學習吃飯禮貌了。我們在青年會住了一個月，周校長差不多上了一個月吃飯課，我們竟變成「吃飯學生」，周校長倒變成「吃飯先生」了。這種吃飯知識，着實有用呢！我以後到了美國，在隨便什麼地方吃飯，都不覺得外行，而美國人看見我有這種禮貌，着實覺得驚奇呢！

現在我來說給你們聽吧！

周校長究竟怎樣教我們吃飯的，下面的課文祇能說是「大意如此」。周校長是否這樣講的，那我不敢担保了。

第一課：坐席：周校長說道：

「中國人讓左，外國人讓右。女主人的右手座位是首席，男主人的右手座位是次席，女主人的左手座位是第三席，男主人的左手座位是第四席，其餘類推。美國人坐起來，總是男女隔坐的，女主人的左右座位普通是男賓坐的，男主人的左右座位普通是女賓坐的。這樣男女賓主就可以一對一對的坐談了。但是入席時，從客廳走到飯廳，女的總是先進去。男子祇可隨後跟跟。若要「捷足先登」，那就要吃主人的白眼了。

同席的來賓若是很多，座位名次那就預先規定的。男女來賓可以按照名簽就坐，若是同席的不多，普通總是由女主人指定座位，請來賓一個一個坐的。

但是「就坐」不要坐得太快。就坐也有一定的禮貌。第一女主人坐

下，來賓方才可坐，女主人還沒有就坐，來賓絕對不可坐的。女主人怎樣就坐的？這裡也有一點規矩。你不能忽略的。首席的來賓一看見大家站立好了，女主人正預備就坐，應當立刻走到女主人的旁邊，把女主人的椅子輕輕地拿開來，對她說：「某夫人請坐。」再看她坐下去的時候，就把椅子輕輕地往裏面移一移。其餘男賓一看見女主人就坐，也照樣請左手的女賓坐下。

第二課：坐的姿勢

「立有立的姿勢，坐有坐的姿勢，中國人本來很講禮貌的，現在太隨便了。外國人坐的時候，有一定的姿勢，客廳裏的椅子都是很舒服的。椅背是往外傾斜的。飯所裏的椅子不是那樣舒服的，椅背又高又直，你坐下來，一定要把椅子移進去把你的胸挺直，把你的背緊緊

地靠着椅背，這樣你的背就不駝了，坐的姿勢就對了，我常常看見中國人駝着背，低着頭，吃外國飯。這種駝背的姿勢實在不適宜於吃外國飯呢。

第三課：喝湯

喝湯有三點要注意的，第一點，頭不要往下垂。你要把湯用湯匙舀起來，放在口裏。第二點，不要作聲。中國人喝起湯來，常常做出囁嚅的聲音，這是很不好聽的。第三點，湯快要喝完的時候，你若要把湯餘舀起來，不要把湯盤往裏面側，若是往裏面側，一個不當心，你會把湯側在衣服裏呢。你應當把盤往外側。你能顧到這三點，喝湯就有資格了。

第四課：吃麵包

「吃麵包」是最容易做的了。其實麵包也不容易吃的，有的人非常粗魯，把麵包一大塊，放進嘴裏，一口氣吞下去。這種吃相，多麼難看。你應當先把麵包放在盤子裏，用刀裂成四小塊，再塗點牛油，放在左手，一點一點地吃下去。吃好一小塊，再吃點菜，吃了菜再吃麵包，不要儘管把麵包像吃飯似的一塊一塊吞下去呢！」

第五課：怎樣用刀叉

「鄉下人吃大餐，拿起刀放進嘴裏，一個不當心。舌頭割得鮮血淋淋。這好像是個笑話。其實刀兒放在嘴裏的我看得很多。吃大餐是不容易的，刀叉是很難用的，第一，刀兒絕對不要放進嘴裏去。第二，刀兒要右手捏的。第三，食物也要用叉，叉了放進嘴裏，這裏有一個問題發生了，還是用右手拿了叉把叉着了食物放進嘴裏去呢？還是

用左手的？兩種方法都可以，但是要吃得文雅一點，還是用右手好。怎樣用呢？譬如吃牛排。先右手執刀，左手執叉。再左手執着叉把牛排揪牢，右手用刀把牛排割開一小塊。然後右手把刀兒放下，左手把叉子交給右手，右手再用叉子把一塊牛肉叉起來放進嘴裏。吃完了，再用右手執刀，左手執叉，把牛排切開，照樣放進嘴裏吃下去。這是一種很文雅而有禮貌的吃法。

刀叉不是一律的。吃魚的刀叉普通是銀子做的，比普通的刀叉要厚些，短些，鈍些。不知道的人常常用魚刀魚叉切鷄割肉呢！

第六課：談笑

孔夫子說吃飯的時候，不要說話。外國人同孔夫子却巧相反。他們以為吃飯是一種社交活動，非說話談笑不可。所以席間總有人說笑

話，講故事的。但有兩點你要注意的。你說笑話或講故事的時候，不要把刀叉捏在手裏，有一次我看見一個人捏着刀叉講笑話。正講得起勁的時候，他把刀叉亂動，幾乎把旁人刺痛了。

第二點你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講悲傷的事情。這個道理是容易明白的。說笑話，講故事原來是爲幫助消化，增進快樂。你現在講到不快的事情，不是使飯都吃不下了嗎？

「吃飯禮貌」課，就此講完。我們百餘個正待裝赴美的學生，無意之中學到這種人生一日三餐不離的重要禮貌，得到了這樣一張舉世罕有的「吃飯文憑」，那一個不興高彩烈，眉飛色舞呢？

我們在上海「吃飯」課，種牛痘，檢查體格，治理行裝，赴各處歡送會，忙個不了，八月十五日乘招商局的自置郵船，S.S. China [中

「國號」出發渡重洋了。兩天前發生一樁非常痛恨的事，使我終生不能忘的，這是一件什麼事？

我雖然在北平讀了三年書，在上海讀了半年書，對於城市生活，可說完全不知道的，那天——八月十三日——下午，我在一條狹窄的馬路上行走，走的是那一條馬路，現在我不記得了。我祇記得這條馬路沒有行人道，所以那時我就在馬路上行走，忽然後面來了一輛黃包車，我正預備走到右邊去讓它，不料前面却飛也似的也來了一輛黃包車。我看看不能走到右邊去了，就停止在路中不走，以讓前後的兩輛車子，那知道一停，停出問題來了，那坐在前面來的車子上，是一個碧眼紅鬚兒，他看見我有點「鄉瓜兒」樣子，就拿出拳頭，對準我的胸膛蓬的！打了一拳，我給他打得莫明其妙，當時我氣極了！就想回他一拳

。但腦筋一轉，仔細一想，我若回打他，勢必至於吃大虧。他是一個兇蠻的外國人，我是一個又矮又小的中國人。打起來，一定要吃眼前虧。若是打到巡捕房裏去，中國人總是錯的，那裏拼得過。也許這樣一來，倒被拘留幾天，船期耽誤，反而更加倒楣了。所以就忍氣吞聲，回到青年會，走進寢室，關上房門，倒在床上，痛痛快快，哭了一場。

那時候，我想道：「一個中國人在中國地方，尙且受外國人的侮辱，將來我到外國地方去，一定要受到更大的侮辱。」想到此地，哭得更加傷心了。其實後來我在美國有五年之久，足跡遍十餘州。不要說沒有一個美國人敢來打我一拳，就是連一根頭髮也沒有人敢來動一動呢！但是那次侮辱給我一個很大的教訓。從前，我想外國人都是好

的，我在蕙蘭，看見的甘惠德校長是一個多麼愛中國的美國人，我在聖約翰看見的卜芳濟校長也是一個多麼愛中國的教育家。我在清華看見的一般美國教師，也都是很有禮貌，很愛中國的，今在路上遇見了這樣一個兇暴的外國人，使我深深地認識了，外國人也不是個個都好的！

二、在途中

八月十五日我們都興高彩烈，乘了中國自己置備的郵船出發了。在招商局碼頭送行的似山如海，擁擠不堪了。第一次汽笛剛吹過，船上送客的紛紛下船，在船上的乘客拿了許多紅綠紙圈，拼命的向碼頭上拋。在碼頭上送客的，也買了許多紅綠圈向船上拋。船上的乘客拿着碼頭上送客的紙條。碼頭上的送客拿着船上乘客的紙條。幾百條紅

紅綠綠的紙條把送客的和乘客的熱烈情緒暫時連繫着，交流着。汽笛又吹了，送客的乘客的把紅綠紙條兒拉得更緊一些，更牢一些，好像熱烈的情緒像電似的在紙條上可以加速的交流着。

第三次汽笛大吹了，輪船開動了，慢慢兒離岸了。乘客和送客還是把紙條兒緊緊地拉住。船離開愈遠，紙條放得愈長，電流似的熱情交流得愈快。船終於離得太開了，紙條兒不夠長了「斷了！斷了！再會！再會」一遍喊聲，從船上，碼頭上發出來。有的紙條兒還捏在送客的手裏，有的紙條兒還捏在乘客的手裏，兩方口裏雖連喊「再會！再會！」而手中的紙條兒還是緊緊地捏住，不肯放掉，好像這一根寄情的東西比什麼都要寶貴呢！船愈離愈遠了，乘客和送客都拿出雪白手巾來，互相揮着，幾百條雪花的手巾好像幾百面小國旗在空中飛舞着。

，多麼美麗！船愈離愈遠了，人面模糊了，但是雪白的手巾還能看得見呢。那時的手巾已染濕了淚珠而沒有像當初之活潑輕鬆了。那時送我的有我的未婚妻雅妹，岳父，小哥，姊夫，同學錢財寶及十幾位親戚好友。

這次赴美遊學的共有百餘人，其中有新攷取的十個女生，清華優秀幼年生十人，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兩班畢業生七十餘人以及自費生數人，我們百餘人，濟濟多士，把「中國號」的頭等艙幾盡佔滿了。我們浩浩蕩蕩，乘長風破萬里浪，雄渡太平洋了。

海上旅行原是一樁最愉快的事，早晨可以看旭日東升，傍晚可以看紅日西沉。海濤像山似的白湧碧翻，飛鳥像箭似的沖浪排空。還有卽海鷗成群，翱翔上下，似有歡送我們的意思。

船中生活也是非常快樂，一日六餐：三餐大餐，三餐茶點，我們百餘人吃得胖胖的，有點像豬獃了。說起大菜來，真要笑死人呢！我們在上海的時候，周校長祇教我們吃飯的禮貌，而沒有教我們吃什麼菜，所以我們一到船上不知道吃什麼好，每餐的餐單總是印的滿滿的外國菜名。有時候，菜名來得古怪，我們一點都不認識。我們祇好從菜單天字第一號吃起，一直吃到點心為止。我們先吃清湯。吃了清湯，再吃混湯。吃了魚，又吃蝦。吃了豬排，又吃牛排。吃了家鷄，又吃野鷄。吃了蛋糕，又吃冰淇淋。吃了茶，又吃咖啡。那年同船的還有好幾個外國人呢。有一個在中國傳道的美國人，名叫Newton Hayes 看見我們吃得這樣高興，着實替我擔憂呢；有的同學還說，「大菜難得吃的，我們既出了錢，應當吃個飽。」

船上不但吃得痛快，玩也玩得起勁。白天在船板上可以擲繩圈，拋圓板(Shuffle Board)。晚上彈琴唱歌，着實熱鬧。星期日早上請海市先生給我們講道。這樣說來，我們的旅行生活又愉快又不虛度呢！我是原定到Ohio州的一個浸禮會大學，Oberlin亞勃林讀教育學去的，預備在那裏畢業之後，再進哥倫比亞師範學院專攻教育，但是在船上不到三天，我開始檢討我自己了。我問自己說：「我爲什麼要讀教育？教育不是一種很空泛的東西嗎？讀了教育，還不是『坐冷板凳』，看別人的臉孔去討生活嗎？」這樣自己一問把我問倒了。

我繼續自問「教育既然不行，那末什麼東西可以使我自食其力，不求於人呢？醫學是最好沒有了。我若有了本事，就不必請教人，人倒非請教我不可」。左思右想，弄得我三四夜沒有好好兒安睡。思維再

三，決定去學醫。把這個意思告訴了周校長，並請他替我換一個學校，他說：「你要學醫，我也不反對。我來打一個電報給留美監督，請他替你接洽美國最著名的醫科大學去。」這就是Maryland州的約翰·霍布京(Johns Hopkins)大學了。

過了幾天，我又重行檢討自己的興趣志願了。我仔細想道：「教育雖然不能使我獨立，難道醫學是我所願意學的東西嗎？一個人做人總有一定的志向。定了志向，再定學什麼。現在我要自己問一聲：「究竟我的志向是什麼？我的志向是為個人的生活嗎？決不！是為一家的生活嗎？也決不！我的志向是要為人類服務，為國家盡瘁。」我又追問自己說：

「醫生不是可以為人類服務為國家盡瘁嗎？」

「是的，但是醫生是醫病的。我是要醫人的，醫生是與病人爲伍的。我是喜歡兒童，兒童也是喜歡我的。我還是學教育，回去教他們好。」

這樣左思右想又害了我幾夜的失眠。我就決意去學教育。我又把這個意思告訴了周校長，請他准我回到亞勃林去。他說：「電報已經打出，不能再改了。好在霍布京大學文理科也是非常著名的，你還是到那裏去吧！」教育與醫學一場惡戰，至此告一結束，而我遂決意到霍布京去了。

我們一過日本，風浪似山一樣高。船上百餘同學除四五人之外都暈船了，個個都睡在床上，一動也不敢動了。那愛吃大菜的幾位仁兄，也不敢到飯廳來了。我呢？是不怕風浪的。一日六餐還是不肯少吃

的。

船到檀香山，華僑派代表來歡迎我們。我們因此得參觀世界最著名的水族館，館裏的魚類，不知有多少種，可惜時間太短，不能多留戀呢！

九月七日到舊金山，領事華僑代表，青年會中西幹事，都來歡迎我們了。

宴會之後去參觀 Stanford 施單福 大學。第二天全體師生就乘火車 Santa Fee Line 到 支加哥 去了，路過 Salt Lake City 鹽湖城，就停了幾個鐘頭，坐了汽車去觀光。這個城好似人間天堂，看起來是新建設的，什麼東西都是新的，房屋又新又高，道路又闊又長，有自來水，有電燈，有大學，有教堂。一切近代設備應有盡有，還有一樣建築

，別的地方所難以看見的，這就是Mormon Temple馬爾門教堂。裏面的風琴非常之大，要算世界上第二個最大的了。承教堂牧師的厚意，我們還聽到風琴的洪鐘似的音樂呢！

聽說這個城市七十年前還是一片沙漠。馬爾門教徒受美國東部人民的壓迫，跑到西部求生路。一八四七年四十七個馬爾門教徒先發現這個地方。兩年之後就有二萬移民到此墾殖了。他們爲什麼受逼迫呢？他們所相信的馬爾門教，究竟與別的教有什麼分別呢？馬爾門是一種新教，他們的領首是Joseph Smith司密斯。他們的信仰根據聖經與「馬爾門書」。他們相信這本馬爾門書是美州史前時代的歷史。爲什麼他們受逼迫呢？他們相信「合群原則」(Principle of Gathering)他們到什麼地方，總是住在一起。做起事來，也大家一起做，所以他們到一

處地方就受那處地方人的猜忌，妒嫉，排擠，逼迫。我參觀後，受了很大的感動，就是「事在人爲。」沙漠能變天堂！

九月十三日我們到支加哥。在那裏大部份同學往紐約新英格蘭諸州去了。

我與少數同學往東南而行。第二日夜半到了 Pittsburg。有的下車了，有的往別處去了，我一個等在車站裏換車到 Baltimore 去。那時候，覺得形單影隻，舉目無親，大有念家思鄉之感，且夜深人稀，若遇歹人，將何以應付？戰戰兢兢，心境頗不自安。

是夜天氣寒冷，遂披上雨衣以禦寒。等到上午四時左右，火車來了，我提着小箱子就上車去，一到車子裏，還未坐下，一個粗魯的工人對我看了一眼，問道：「喂 Charlie 查理（普通稱呼）外面下大雨嗎？」

我以爲他真心問我，我就回答說，「不！」他聽了哈哈大笑；以爲我上他的當了。我聽見他大笑，就知道了，原來他笑我穿雨衣呢。其實我因爲要省錢，秋大衣不做，雨衣就當大衣穿了。

美國人很幽默雖粗魯工人也善於取笑呢！

九月十五侵晨火車到跑鐵馬了。一到車站，四面一望，沒有一個中國人來迎接我，心中就覺得很難過，不得已提了箱子，拿着雨衣（恐怕別人再笑我）從車站跟了行人魚貫而出，一走到收票處，看見一個中國人就喊起來說：「你不是來接我的嗎？」

他對我望了一望，懷疑似的問道：「你不是到跑鐵馬來念書的嗎？」我說：「是的，是的！」

他就帶了我到青年會住了。美國大學開學是很遲的。霍布京要到

十月十五才開學。現在不過九月十五，離開學還有一個月。這一個月長長日子，真是難過極了。「想家病」(Home sick)我是從來沒有生過的。現在我居然生起想家病來了，你們想想看，我在那種環境怎樣不想家呢？

跑鐵馬這個城有六十萬人，在全美國，要算第六個大城了。在這樣大的城市裏面，我走來走去，看不見一個認識的人，也沒有一個人認識我的。

學校既然尚未開學。我要問問我的功課，也無從去問。究竟我可以插幾年級，讀什麼書，什麼先生教得好，功課要怎樣預備，將來住在什麼地方？一切的一切，都無從去商量。幸而那個來歡迎的中國人是一位霍布京醫科學生。他姓胡名宣明，現今國內數一數二的公共

衛生專家，這位胡先生待我非常好的。我當時一個人住在青年會很孤獨很無聊的時候，他老是來看我的，並且帶我到他的美國朋友家裏去玩。到後來，我們二人成爲最好的知己呢！

三、在霍布京求學

現在我先說求學的情形吧！我在美國讀書可分兩個時期：一個時期是在霍布京研究普通學科，一個時期是在哥倫比亞專攻教育和心理，在第一個時期，隨便什麼知識我像海綿似的都要吸收。在第二個時期。我祇專心於教育或與教育有關的學科，比第一個時期要專心得多了。

那時候，我對於求學有一個原則：就是「Try to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 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有

一些事物，都要澈底知道。」所以原則第一段應用到第一個時期，第二段應用到第二個時期。

十月十五日霍布京開學了。在開學前三天，我把在清華所讀的功課和成績送給教務處查審。審查的結果，有一部份功課可以承認，一部份功課認為太淺，不得作為大學功課。就把我插入大學二年級。兩年後，同學朱君毅在清華讀的是文科，到霍布京來就插入大學三年級，這不是朱君在清華讀的功課比我讀得多，或者讀得好。這是因為霍布京當初不知道這個清華學校。我是第一個清華學生在那裏讀書的。我也是第一個中國學生在那裏得學士學位的。胡宣明也是清華學生，不過他沒有在清華讀過書，他是攷取了庚款留美攷試直接到霍布京大學醫科的。

我既然根據了「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這個原則就開始在霍布京求學了。德文、法文、英文是必須要讀的。我在清華已經讀過一年德文，一年半法文，三年英文。現在霍布京又要讀了，一讀讀了兩年，這樣先後我讀了三年德文，三年半法文。我覺得法文比德文容易。我也喜歡讀法文。法文文字似乎比較美麗而法文讀音也似乎比較來得悅耳，所以那時我能看看法文文學書。一九二四—五年往歐洲遊歷時，我還能勉強用用法文，應付環境呢。在霍布京我還上過幾位各教授的功課，什麼 W. W. Willoughby 的政治學，Goodnow（曾任中國政府的高等顧問）的市政學，Barnet 的經濟學，Buchner 的教育學，Dunlap 的心理學）但是我最感興趣的要算地質和生物學了。我一讀到地質學，好像發現了兩個世界：一個現代的世界，一個古代的世界。從前看見

了高山大江，祇知道山之高，江之大，而不知道山是怎樣構成，那裏知道現代的山頂，就是古代的海底。現代的海底，就是將來的山頂的。江是怎樣變成的，從前祇看見平地高原沙漠森林，而不知道他們怎樣來的，現在知道地球是怎樣形成的，地球是個什麼東西了。

石頭對於地質學家發生一種特別的神祕魔力。我的地質學先生 Swartz 在他的實驗室裏面，不知藏了多少石頭。他常常帶了我們去採各種的石頭，我也採了許多石頭回來，現在還是保存着呢！有時想想看那一般研究地質學的先生學生都是石頭虫呢。別人死讀書的，叫做「蛀書虫」。他們死讀石頭的，不是石頭虫嗎？

是的，石頭是很重要的，石頭對於研究地質學的，就是一部書，部地球成形歷史書。現在的石子，沙，結晶體，化石，就是古代歷

史的文字。我們的地球有萬萬年的歷史，這些歷史，都用這些文字寫在石頭上的。一層一層的石頭，好像是一頁一頁的書，每層地層寫着一些地球的歷史。

究竟這些石頭裏面有什麼東西呢？在山谷裏面的石頭最下一層是最古。頂高一層是最新，在頂層我們找到種類頂複雜的生命，再向下去古一些了，生命也簡單些了，愈到下層，動植物愈簡單。所以石頭裏面的東西多拉。小的有古代的花，草，樹葉，貝殼，小虫，小魚，巨象。大的有刀牙虎，穴熊，穴獅，近來在戈壁發現了恐龍的骨頭。牠的前腿比一個美國人還要長，三十個小孩子可以很舒服的坐在牠的脖子上。這樣大的動物你們看了，好玩不好玩，最近不是發現「北京人」(Peking man)的頭顱嗎？於研究文化歷史，發生多大的影響呢！

這種有趣的地質學，我讀了一年。那時我就想不讀教育，想專攻地質了。但是一讀到生物學，我的興趣又變了。生物學也是非常有趣。我一讀，讀了兩年。先讀植物學動物學，後來再讀生物學，而生物學之中又讀到天演論，人與生物學(Ecology)

從前我在蕙蘭讀植物學，雖知道植物分類，和採集了許多花艸，做了很美麗的標本。現在在霍布京的情形不同了。教授的學識又博又深。教授的教法又新穎又實際。他不是空講的，每次講演總有許多標本給我們看。我們有一個小植物園，園內有花房，養了各種花艸。我們不僅聽有趣的講演，還做有趣的實驗，第一學期我們一班的學生不過十人，第二學期人數更加少了，所以教授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是很充分的。

在植物學班上，我得了許多知識。各種食虫的植物，從前祇在書上看見的，現在真的看見了，含羞草的葉子怎樣會掛下去，怎樣會挺起來的，梧桐的葉子爲什麼一到冬天就凋謝呢？樹葉的種類這麼多。有像針的，有像刺的，有大如蒲扇的，有細如頭髮的。

樹根，樹幹，花這三部份也是非常有趣的。我們研究各種根，各種幹，各種花，普通根生長在水中的。或泥裏的。但Spanish moss 西班牙青苔的根，生長在空中的，熱帶出的蘭花，也是掛在空中生長的。花的美麗那是不要說了。

最有趣的就是有種植物也像青蛙生卵，卵變蝌蚪，蝌蚪變青蛙，這一套變形的把戲。我們在實驗裏研究鳳尾草，怎樣變形的。

動物學也是非常有趣的。我們的教授Andrew教得真好。講演是很

少的，我們天天在實驗室裏工作。我記得他講演總是在我們實驗之後舉行的。這是一種科學上的歸納法。他先教我們去試驗，去研究，他不肯先告訴我們的，我們對於實驗有什麼不瞭解，當然可以去問他。但是他總是把結果嚴守祕密的，等到我們一起做好了，他才肯告訴我們，指出我們的錯誤，比較我們的結果，這種教法真是好極了。現今中國學校裏的教員還不是拿着書本死教？還不是把活的科學用死的注入法講死了嗎？

我們每人有一架顯微鏡，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用的，我最喜歡看顯微鏡底下的生物，什麼阿米巴，什麼草履虫，什麼鐘形虫。水中形形色色的下等動物，一經顯微，都可看得見了，我們研究蚯蚓，把牠詳細解剖了一下。使我不能忘記的，就是牠的生殖器官。一條蚯蚓有雌

雄兩種生殖器，這是在動物中很少有的。

我們研究蒼蠅的繁殖。安握魯 Andrew 博士給我們每人幾個水果蒼蠅(Fruit flies)。這種蒼蠅是很小的，比普通家蠅總要小十倍，但是繁殖非常之快的。我們把這種小蒼蠅養在玻璃管子裏面。管子底裏放了一點香膠給蒼蠅做食料，同時蒼蠅生小虫，小虫也不會餓死了，我們天天要留心觀察的，研究小虫蛀，有沒有生出來，生出了多少。後來變了多少小蒼蠅。這樣我們知道蒼蠅要多少日子生蛀，蛀要多少日子變蒼蠅。還要算算一對蒼蠅生了多少小蒼蠅，這種試驗多麼有趣？

還有我們研究孵小鷄。一天的胚胎是怎樣的。二天三天大的胚胎，四天五天大的胚胎是怎樣的。我們把各天的胚胎做了玻璃片，放在

顯微鏡底下去研究。

我還研究青蛙的變形，青蛙的骨骼，青蛙的生活，青蛙的神經系，足足研究了半年功夫。到後來，研究天演學說，用各種動植物的事實來證明物競天擇。那是更有味兒了。

我研究了生物學好像發現了顯微鏡的底下一個生物世界認識了從前所看見而不知道的動物世界，可惜我在美國沒有讀天文學。所以到今天，宇宙的偉大，穹蒼的奇妙，還不能欣賞呢！

霍布京的研究精神真是好極了。教授學生一天到晚，都浸潤在研究精神之中做研究工作，而沒有一點傲慢的神氣，自滿的心理，總是虛懷若谷，誠懇萬分。

有一天我在實驗的時候，需要一點水。我走出門口看見一個衣服

很破舊的人，遠遠的走過來。我以為某校役，正要喊他替我打水的時候，他已經走到我的面前了。仔細一看，不是某校役。我問了別的同學，才知道他就是世界上研究下等動物的著名權威，詹寧氏教授 Prof. Jennings 呢！

霍布京的校訓是「真理使你自由」自由有政治上的自由，有道德上的自由，有學問的自由，有身體上的自由。一個人要有種種自由，非先明白真理，得着真理。霍布京研究真理的那種精神，真使我五體投地。以後我回國做點研究工作，未始不是受霍布京之所賜呢！我覺得一個遊學生到外國去遊學最重要的，不是許許多多死知識，乃是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精神。世界上所要知道的知識，實在太多了！怎樣可以在短短的五六年的時間，都學得到呢？若得到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

精神，你就可以回國後，自己去研究學術，去獲得知識，去探求真理。方法是祕訣，方法是鑰匙，得到了祕訣，得到了鑰匙，你就可以任意去開知識的寶藏了。

我到了美國之後，求知的慾望，非常高漲。什麼東西都要研究，都要學學看。一九一六年夏天，我在 Ithaca 猗灑街避暑，就進 Cornell 康納耳大學暑期學校讀書。讀什麼書呢？說來奇怪。我讀了三科：一科是「牛奶」就是研究怎樣做乳酪，怎樣做奶油，怎樣做乳漿，怎樣分析牛奶，怎樣檢查牛奶。一科是「鳥學」就是研究鳥的種類，鳥的習慣，鳥的生活。鳥學先生對於鳥學是很有心得的。每天天還未黎明，他要帶領我們到附近樹林裡去觀察鳥兒的。一科是普通心理學由分析心理學專家 Titchener 的學生教我們的。

一九一七年夏，我在霍布京大學本部畢業了。是年暑假，我在北方安姆黑司脫大學 Amherst college 讀書。讀的東西，也是很好玩的。我也讀了三科。一科是園藝。我學了之後，知道樹是怎樣接的，花要怎樣種的。對於我以後創辦鼓樓幼稚園時，佈置學校園，着實有點用處呢！一科是養蜂學，養蜂是非常有趣。後來我在南京住家時，也養了十來箱蜂，獲得了不少的人生樂趣，增加了不少的生物知識。世界上還有多少人靠着養蜂發財呢！還有一科是汽車學。可惜我的機器知識太薄弱。先生雖教得很起勁，我還是茫然不知。

以上種種學科，都是依照我的求學的第一個原則學習的，從一九一七年下半年起，我就專心研究教育和心理了。

四、在哥倫比亞學教育

哥倫比亞師範學院是世界上研究教育最著名的地方。教授學問之淵博，教育學科之豐富，學生人數之衆多，世界上任何大學都找不出來的。

這裡的學生大半是有經驗的。有的做過中學校長的，有的做過督學的，有的做過小學教師的。女的雖是佔多數，男的也不少。青年的雖有，大半都是中年。白髮蒼蒼的也有不少。在克氏 Kilpatrick 教育哲學教授班上與我同學的，有一個六十餘歲祖父和一個二十來歲的孫子。在中國有「父子登科」，在哥倫比亞有祖孫同學呢！父子登科還在異時。而祖孫同學都在同時。克氏是師範學院裡最著名而著受學生歡迎的一位教授。在他的班上聽講的，總是擁擠不堪，每學期總有幾百人。不但學生人數多，而且學生之雜爲任何大學任何學科所不及。他的

班上學生有從本國來的，有從英國來的，有從法國的，有從西班牙來的，有從墨西哥來的，有從非洲來的，有從亞洲來的。男女老少，各種人類，一應俱全。克氏爲什麼有這樣魔力呢？他的思想有魔力，他的教法有魔力。他是主張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他不肯抹殺別人的思想，也不肯放棄自己的思想。他要集中各種見解，各種思想，來解決疑問，來解釋難題。

所以他所用的教法是獨出心裁而能刺激思想的。他不用注入式的講演法，他用啟發式的問答法。這種問答法很有點像希臘聖哲蘇格拉底 Socrates的問答法。克氏先教學生自由分成幾十個小組。這種小組生存時期以一學期爲限。在未討論問題之前，發給我們一張紙。上半張印了十來個問題，下半張印了十幾種參考書。

各組小組自己認定了問題，課後在圖書館去看參考書。看了參考書，先在小組會議裡互相檢討，互相切磋。一到上課時，各組提出意見，意見各有不同，思想各有分別，辯論就開始了。一個問題先由克氏提出之後，班上任何人都可起來表示意見，貢獻意見，批評別人的意見，指摘別人的錯誤。等到各方的意見充分表達後，他老人家起來，把各種意見下一個總檢討。有錯誤的，他指出錯誤。有真理的，他指出真理。把一個問題解答得清清楚楚。這種教法是奮興劑。個個學生都願意絞腦迴腸去研究問題，檢討問題，辯論內題。在他的教室裡，二三百個學生沒有一個會打盹，沒有一個會偷着小說，沒有一個不竖起耳朵，提出精神去參加辯論貢獻意見呢！克氏的教室，實際就是議會。克氏班的上課，就是開辯論會，無怪克氏之魔力若是其大呢！

在克氏班上與我同學的有幾位中國現今的教育家及幾位在中國的傳道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創辦南開中學做過清華教務長，再跑到哥倫比亞來讀書。這種好學的精神着實可欽佩呢！已經做過什麼河北省督學再到這裡求學李建勛博士常常同我坐在一起的。還有一位從中國來的美國女子Idabelle Lewis (Mrs. A. Main)。他研究中國女子教育，得了一個博士學位。後來回到中國辦女學，編輯教育雜誌。現今在上海同我辦理難民教育。這位美國女子愛中國恐怕比中國人還要熱烈呢！我常常對她說，「你有美國人的皮膚，中國人的心腸」，這個女子真真有耶穌的那種愛心。當時我能和她同學，現在能和她同工。這也是人生中一大快事呢！

五、考察黑人教育

孟祿博士教我教育史的。他用自己所編的教育史做教本。所以除了教本之外，他沒有餘暇，再去搜集新的史料給我們做參考。他所組織的黑人教育考察團，實在給我們一種最新最有意義的教材。我參觀了之後，發生很大的感想。這種感想，以後在我的事業上，就發生很大的影響。

孟祿博士在一九一七年冬組織了一個考察團到南方去考察黑人教育。參加的共有三十餘人。E. H. Cressy 葛德基現今全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會總幹事，鄭曉滄現今教育家，也是參加的。考察費是由孟祿博士向幾位有錢而熱心教育的美國人 Dr. Jones, Mr. Peabody 捐集的。

在未說考察之前，我先要說說，我對於黑人的印象。黑人在美國

的地位是很低的。從前他們做奴隸的，現在雖然自由了，而文化水準仍是很低，生活也是非常艱苦。在北方所看見的黑人，都是做下層苦力的工作。大概女的做廚子，男的做僕役。我的腦筋中對於黑人的印象不過如此而已。但是一到了南部Virginia州的Hampton Institute海撥登學院，我的態度就改變了。我看見學院的黑人學生跟白種學生黃種學生，沒有十分兩樣。這個學校是Armstrong將軍創辦的。他愛黑人如同愛白人一樣。他辦了這個學校，專門是為教育黑人子弟。在這個工讀學校裏，窮苦的學生可做工換學費膳費。我們在這個學校過了一夜。所做的飯菜都是家事科的女生做的。他們做給我們吃的 Corn muffin 玉蜀黍糕到今天好像我還能聞得香味呢！

這些女生穿了雪白的圍巾，戴了雪白的帽子，比我們在北方所見

的下等黑人女子要清潔得多，美麗得多。教育可以改變人生的。

第二天我們離海撥登到 Tuskegee 州的 Tuskegee 塔司客其學院去參觀了。

一到這裡，我的態度大變了。這個學院是一個黑人創辦的。學院裡的教師都是黑人。有一個化學家正研究出一種植物染料。他領我們到他的實驗室，把他所研究出的染料給我們看。吃中飯的時候一千多個學生，排了隊伍，用音樂隊做領導，進了一個很偉大的飯廳，唱歌吃飯。我看了着實發生一種羨慕之心。到了晚上，學生唱他們民間的音樂給我們聽。他們唱給我們聽的，是兩首很著名的黑人歌，一首叫 Old Folks at Home 一首叫 My Old Kentucky Home 唱的時候，這兩首歌都是描寫黑人釋放後想家的情緒。唱的時候一個學生領唱，幾十個

學生相和。兩首歌都唱得非常動情。黑人唱黑人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見呢！我還記得我們到這個學院的時候，我們看見許多學生正在建築一所樓房。這所樓房做什麼用的，我不記得了。當時該校校長告訴我們說：該校的全部校舍，都是由學生自己建築的。學生會用腦也會用手。這也是孟祿博士領我們到這裡來實地考察教育的目標之一。

我們參觀了這兩個學院之後，就到鄉下去看鄉村小學。鄉村小學可說是「夫婦學校」。一星期五天上課。星期日學校變做教堂，教員變成牧師。平日遊藝會交誼會都在學校舉行。所以學校是社會中心，與社會發生直接關係。在南方這種夫婦學校是很普遍的。影響黑人的教育是很廣泛的。我們要問這種辦學的精神是從那裡來的。這些在瘡下埋頭苦幹的男女青年，是從那裡教育出來的。

他們是從上面所說的兩個學院培養出來的，那種辦學精神是從Dr. Armstrong 阿姆司吃朗同塔司學院的創辦人 Booker T. Washington 勃克梯華盛頓黑奴偉人那兩個人來的。矮姆司我已介紹過，現在我要介紹那位黑奴偉人了。

勃克小時做過人家的奴隸的。他企慕喬治華盛頓，也就取名爲華盛頓。在十五六歲的時候，他在鑛裡做工，聽見在(Virginia)佛爾其衣矮省有一個專爲教育黑人的學校。這個學校叫做海撥登。他一聽見了這個消息，就立志想到那裡去讀書。他就開始儲蓄。到了十九歲那一年，他決意到那裡讀書去了。他把他所儲蓄的錢，買了一張火車票，但是錢不夠，不能買到海撥登，他只得趁到那離開海撥登還有一段路的地方。他下來，一路做工一路走。有一天，他居然走到了海撥登學院

的門口，看見一位女教員，就告訴她來意，並且請求她幫忙，這位女教員看她很誠懇，就給他一個拖帚，一塊抹布，他就抓住拖帚，捏牢抹布不肯放了。他認為他的機會到了，他就把地板來拖，一遍不夠，兩遍，兩遍不夠，三遍，把一塊原來骯髒的地板，拖得乾乾淨淨，他又把房間裡面的門戶桌椅揩得精光燦亮。做好之後，那位教員出來一看，大為高興，就留他半工半讀，這是他最得意的入學考試。勃克非常用功，四年功夫就畢業了，畢業後就決意要像矮氏辦一個黑人學校，完全由黑人自己教的。他善於演說，就到本國及英國去募捐。結果非常美滿，可說「有志竟成」一個係海撥登學院的學校成立了。現今這兩個學校好像兩座燈塔，在美國南方黑暗世界大大地放着燦爛的光明。

勃克做了一本自傳，叫做黑奴成功傳 (Up from Slavery) 這本書後

來我看到的，給了我很大的感動和鼓勵。一個到了十九歲開始讀書的黑奴，能夠努力奮鬥，教導羣衆，爲社會謀幸福，爲民族增光榮。我們自命爲優秀份子，曾受過高等教育，應如何奮發惕勵爲國努力呢？

我從南方考察教育回到紐約後，再在師範學院繼續讀書。第二年（一九一八年）夏天我讀滿三十個學分，得了一個教士碩士學位。那時候，我想專考教育心理，就在那年冬天去應考博士學位的初級考試。不料考了一個「不及格」。心理學教授桑戴克說我的心理學知識不夠，還是讀教育學好。我聽了有點不服氣，遂跑到大學心理系主任（Woolworth）伍特獲司的地方，請他許我轉入心理系，做他的學生。他把我所讀過的心理功課，查了一下，就允許我了。我心裡覺得很高興，遂多選了心理學程，並且開始準備博士研究論文。論文題目是他給我出的，就

是「各民族智力之比較」。我就化了幾個月的功夫，把智力測驗選擇妥當，預備一九一九年下學期到檀香山去研究那裡七八種民族的智力。這種研究工作是很費時的。大概要用半年功夫，才能把研究完成，再用半年功夫，才可把測驗的結果統計好。所以這樣算來祇少要有一年功夫。但是我的清華五年遊學年限到一九一九上學期滿期。要研究這個智力比較問題，非請清華母校予以展期一年不可。我遂於一九一九年一二月間呈請展期，但呈請手續相當麻煩，係要把呈請書，教授介紹書，成績報告單，由駐美中國公使館轉致清華校長，由校長審查合格後，再行通知使館，再由使館通知我。這樣一轉，公文就慢了。我等了五月底，還沒有得到通知。那時候郭秉文先生正到美國，爲南京高等師範物色教員。他到紐約，看見了我，約我下學期回國教

書。我要求他三年後設法送我回來。他答應了我，我也就答應了他。到了六月，看看展期無希望，就呈請公使發給護照路費，準備回國。在未動身回國之先，我跑到跑鐵馬向我的教授朋友同學辭行。我的德文教師 Kerneyer 克馬合爾博士勸我不要回國。他叫我再等一等，不要太急。我說：「三年之後，一定回來，再讀博士學位」。他說：「你去了，就不容易再回來了。你回國娶親成家，就走不動了」。我自以為意志非常堅決，一切困難一定容易克復。遂不聽克氏的勸告，竟然回國了。後來東南大學教了三年書，郭先生失了約，不能送我回美。我很懊悔，現在算算，回國已經二十一個的年頭了，還是沒有一點回去的希望。博士學位祇好在夢中踐實吧。青年血氣方剛，只往前衝，一遇陷阱，臍噬莫及。這是我的一椿終身大憾事。

這樁事我還沒有說完呢！讓我來補說一下。那年七月我離開跑鐵馬辭別了師友之後，就買了船票乘火車到Ohio州的Columbus城參加美以美百週成立紀念大會。到了那裡，遇見了公使的祕書某君。他告訴我說：「你的請求展期一年已核准了」。我就說道：「那末我不回去了。」他說：「路費已領到了，船票已買好了，還是回去吧！」我給他說，也就算了。假使那位某君也有克氏博士那樣的先見之明，我想他也會勸我不回國了。假使我不呆守信約，改變計劃，也可以再回到哥校而得博士學位了。那時我自己想道：我已經允許郭先生去教書。我若不去，他不是又要費時費力去找人嗎？我不是對他要失信嗎？我是從來不失信的，況且我剛剛出來做事，那裡可以不守信約呢？所以某君不勸我繼續求學，我也不加堅持呢！

六、遊學生活

周校長常常警戒我們說：「你們到美國去遊學，不是去讀死書的。你們要看看美國的社會，看看美國的家庭。你們要張開眼睛，到處留心。」周校長不但教我們去考察社會，去注意政治，去探討美國立國之精神，還教我們做中國的「人民大使」去宣揚中國優秀文化，去增進中美兩國人士的友誼。他說：「在美國現今各大學讀書的中國學生，每年平均總有三千人之多。假使這三千「人民大使」都能切切實實去執行他們所担負的重大使命，那中美兩國文化的溝通，感情的融洽，邦交的增進，當一日千里了！」

這種箴言，這種囑咐，我愛之如寶，牢記在心的。

一九一四年我到跑鐵馬城。不久聽說在 Blue Bridge 藍嶺避暑處

，要開美國東南部學生夏令會。那時霍布京還沒有開學。我就參加學生團前去赴會。學生團中只有我一個中國人，所以他們非常高興，待我好像兄弟一樣。美麗蘭大學牙科有一個中國學生，名鄭全也和我同去的。我們兩個中國人在夏令會裡好像兩個西洋鏡。美國南方不常看見中國學生的，所以我們到了那裡，他們都要看看我們，問我們中國怎樣長，那樣短。我也乘此機會宣傳，宣傳中國的文化，但是夏令會會期不長，我記得好像祇有三四天的功夫。他們告訴我說：這個夏令會是新近才舉行的。在美國學生夏令會舉行得最早最久而最好的，要算北方的（Northfield）北野夏令會了。我聽了，非常興奮。藍嶺夏令會一閉幕，我就一個人跑到北野。那裡的風景，秀麗如畫。會議是在北野女中校舍舉行的，女中建築在山中平地上，整潔美麗，無以復加

，連廁裡的地板牆壁都是用光潔的瓷磚砌成的。校舍前面有一塊幾十畝大的運動場，平平的地，碧綠的草，腳踏上去，不知道是草地，還是氈毯。運動場的西邊是山坑，望下去也有四五丈深。山坑上面有幾塊大石，我們每天下午五時在石頭上開夕陽會的。這種夕陽會我認為夏令會各種活動之中最有意義。你們可以想像一下。二三百男女青年學生，代表三四十個國家，十幾種民族，像彌陀佛似的團坐在幾塊大石頭上，眼看着血紅的日頭漸漸下沉，天邊的雲霞瞬息千變萬化，口裡還唱着幽雅的聖詩。在這種情景之下，夏令會的主席也就是夏令會的靈魂John R. Mott 穆德博士開始講耶穌大道，講人生的意義，講救人的工作，講學生的使命。我們聽了那一個不受感動呢！我因為愛這個地方，又愛這種夕陽會，每年暑假都遠遠地從跑鐵馬趕到此地來赴會。

的。我在美國住了五年，年年暑假總來到此一遊。有一個暑假我同幾位同學，住在離此不遠的一個童子軍營裡避暑。有一個哥倫比亞同學名叫 Walo 華羅一個非洲獨立國國家的王子。我們二個人，一個黃種人，一個黑種人，住在一起，天天打網球。我們爲要節省費用，就在營裡做工，他會燒菜，在廚房裡做廚子，我祇會吃飯，所以只好搬桌椅碗做侍者。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白住白吃了。現在回憶起來，覺得意味還很濃厚呢！

說起這位非洲王子來，有兩件事值得說的。華羅說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語，打一手很好的網球，吹一個很響亮的樂器，喇叭 Cornet。我們兩個人天天下午一同打網球作樂，到了晚上他吹喇叭，我彈曼陀林。有一天，在交誼會上，我們兩個人共奏一曲子，博得大衆的鼓掌。

今天我一彈到這首曲，就想到這位多才多藝的非洲朋友呢！

說起侍者，我還有嘗過一次像這樣有味的經驗。有一年夏天，留美東部中國學生 Springfield 城的 Lake George 喬治湖濱開會。會開了，我找了幾個同志一起在那裏避暑。喬治湖湖水澄清澈底。泛舟游泳，最好也沒有了。湖上有避暑處，專爲各種夏令會建築的。我們就住在那裏，一日三餐，就穿了白布制服做侍者。我記得我們一共有四個中國學生，一個是李廣勳現今的兒科專家，一個是馬肅騏，現今著名的水電工程師。還有一個他的名字我已不記得了。我們這四個人除了三餐做侍者之外，在湖裏搖船游水，逍遙自在，着實快樂。可惜好事不常。兩星期之後，避暑處的經理不要我們了。他說：「再過幾天有女學生來開會。做侍者的非女子不可。你們可以高就了。」那時我們若

有變形之術，一定要做下去的。這種半工半遊的生活，人生中能享受得到的，有多少呢！

七、怎樣度佳節

美國人待我們中國人非常之好。我在跑鐵馬有三年之久。在這三年之中，所有的節期，我總是在美國朋友的家裏快快樂樂地慶祝的。第一年的感謝節，我是在Delaware州大學校長家裏過的。校長有個兒子名叫George Mitchell與我在霍布京同學。他邀我到他家裏去玩。盛謝節有三天假期。我就在他家裏過了兩夜。這是我第一次在美國人家裏寄宿。

第一年的聖誕節過得最有意義。我的德文教員克氏請我到他家裏去度聖誕節。他家是在鄉下一座小山上。那天剛剛下大雪。田野城市

變成了一個銀世界，非常美麗。我乘了電車，到了山腳下的車站就看見克氏同他的一個十歲的兒子，一個八歲的女兒，在那裏等我。我下了車，就同他們走上山去。山上的雪景真是可愛！屋上蓋着白被，樹上披着白衣，地上鋪着白毯，一切的一切，都是雪白的。還有我們四個人一大三小，撐着洋傘，披着大衣，好像四隻黑螞蟥，在銀世界裏面一步一步地爬上山頂。到了門口，收了洋傘，脫了大衣，一走進去，就看見壁爐火光融融，牆上掛着碧綠的鳥不宿，血紅的天竹枝。還看見在鋼琴旁邊一顆鮮豔奪目的聖誕樹。我還未坐下，師母出來歡迎。師母向我說：「你們中國人怎樣招待客人的？客人一到，你們怎樣做呢？」

我說：「客人一到，我們就泡一碗茶請他喝。」他說：「爲什麼請

他喝茶呢？」我說：「他從遠處走來，一定有點口渴，所以請他喝碗茶，解解渴。」我繼續說道：「我們喝茶和你們不同。你們放牛奶白糖的。我們也不像你們把茶葉在茶壺煮得很濃的。茶一煮太濃了，就有點苦味。若是放了牛奶白糖，茶味香氣都消滅了。我們祇拿一點茶葉，放在碗裏，再把沸水沖上去，用碗蓋蓋住。不久茶葉漲大了，茶汁泡出了，碗蓋一開，香氣撲鼻。味兒鮮甜，着實可口呢。」他聽了這樣一番泡茶的大道理，以後我每次去拜訪他們，她總是親自跑到廚房裏，泡一碗綠茶請我呢！我實在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每次要這樣麻煩她。我對她說：「你不要客氣，我要使你覺得好像在你自己家裏一樣舒服呢！」美國人之招待中國人，真是無微不至了。我們談了一息，就吃中飯。在美國聖誕節都要吃火雞的。我第一次在此地吃到這種野

味。吃飯時，當然談談笑笑，他們問問我國的風土人情。我也學學。他們的各種禮貌，規矩。飯後坐了一息，我就想告別。克氏夫婦看見我要告辭，似乎表示很驚奇，以爲有什麼地方得罪了我呢！我以爲他們祇請我來吃中飯的，所以吃了中飯，就預備走了。克先生說：「今天下大雪，我們的兩個小孩子要同你玩雪車去呢。」我說：「好極了」。兄妹二人就和我出去玩，他們每人帶了一輛小雪車走到山頂，伏在車上向前一撲，車子就胡溜下去了。溜到山脚下把車子拖到山上。再伏在上面又胡溜下來。這是美國雪天兒童的玩意兒。那天下午我也做個兒童。破題兒第一遭大玩其雪車。玩到四點鐘光景，我們三個兒童，回到家裏吃點心，吃了點心，師母彈琴，先生唱聖誕歌，Holy Night。他們原是德國人，所以用德文唱，據說這首歌原來是德國的詩人做

的。我今天第一次聽德國人唱德文聖誕歌。他們還唱給聽一首馬丁路德做的德文歌。第一首歌是非常幽雅，第二首歌是非常雄壯。德國人之愛好音樂，我在此地見到了。可惜我不會唱歌，又不會唱戲。不然這個佳節還要過得快樂呢！是晚我回到宿舍時，已萬家燈火了。

八、我的美國朋友

市長家裏吃飯。從前在跑爾鐵馬做過一任市長的叫做Cooper 虎珀兒。虎氏夫婦都很有學問。談吐非常幽雅。他們有一次請我們中國學生去吃飯。我們一進門，他們就來招待我們，並且他們的三個女兒也出來招待。他們和我們一起吃飯。從前我在上海學的吃飯禮貌，現今用得着了。美國人吃飯，很講禮貌的，況且今天在市長家裏呢！我就把學過的一點禮貌統統用了出來，博得市長夫人的大大讚賞。他說我

們中國到底是禮儀之邦。幸而我在上海學了一點，不然要大丟其臉了。我說市長家裏很講禮貌的。當初市長和我們坐在客廳裏。正在談話的時候，市長夫人進來歡迎我們。市長一看見夫人進來，就立刻站起來，表示致敬。我們看見市長站起來，也就一起站起來。那時我以為第一次看見主婦是要如此客氣的，以後就不必如此了。那裏知道每次主婦進來，做男子的都要站起來。這是我在市長家裏學的。

在跑城我認得一著名牧師名叫 McDonnell 麥克唐納。在他的家裏，我吃過好幾次飯。夫人也很有學問。他有一個小女兒，名叫 Theodore，天真爛漫，好像小天使。這位牧師原是蘇格蘭人。小時在煤礦裏做小工。一天運煤鐵軌被仇人破壞。有一輛小火車乘了二三十個工人從工廠下駛。麥氏看見鐵軌已被破壞，連忙去報告。跑到半路，看見小

火車如飛駛來，心裏非常着急，就大聲喊叫，喊叫無效，遂倒臥在鐵軌上以阻止火車。不料火車快要到麥氏身邊時，機司才發覺有人臥在鐵軌上，機司趕快停止前進。還算幸氣的，麥氏沒有被截死。一隻右臂倒被車輪截斷了。工人下車，一問知道原委，就集資送他到學校裏去讀書。由小學而中學，由中學而大學，由大學而神學院，十餘年功夫麥氏學業成就了。麥氏人格高尚，講道很有力。他的教堂每禮拜天總是擠得滿滿的。我也常常到那裏去聽道的。

遇見一位朋友會的信徒。Lindley林特雷是跑城青年會學生幹事。我到跑城讀書就與他接交，得着他的幫助不少。三月前林氏還寫信給我，說我在他的田園裏採草莓吃的，草莓從前我沒有看見過，也沒有吃過。有一天我到他家裏去玩，我看見田園裏生着楊梅似的血紅果子

。他說很好吃的，我就採了許多，大吃而特吃。他是朋友會的（Oublets）信徒。這種信徒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美國參加世界大戰時，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信徒下獄呢！林君爲人非常可愛。他帶領我去做禮拜。朋友會的教堂是非常簡單，不點臘燭，不用跪拜，沒有什麼耶穌像，更沒有什麼聖母像，天使像。教堂的氣象倒很嚴肅幽靜。我進去祇看見許多信徒一個一個輕輕地走進來，靜靜地坐在椅子上，一點也不作聲。坐了一息，有一個人站起說：「請唱第幾首聖詩」唱好，大家又坐下，仍舊不作一聲。過了一息，又有一個人站起來做禱告。禱告做完，大家又坐下，一聲也不響。過了一息，又有一人站起來，講了幾句就坐下。大家又靜靜地坐着。再過了一息，唱詩禱告，禮拜就此告終。這種禮拜上帝的情形，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們沒有一種固定的儀

式，也沒有一個固定的牧師。凡受聖靈感動的，都可以站起來說話。若沒有受聖靈感動的，還是不說來得好。聖靈感動你唱歌，你就唱歌。聖靈感動你祈禱，你就祈禱。整個的禮拜中，一點沒有虛偽的情形。一舉一動，完全出於至誠。林君是這樣一個誠實的信徒。我得着這種信徒做朋友，實在覺得幸氣呢！

霍布京的美國同學待我很親愛。有一個同班的，名字叫做 Pearce Hayes 海氏。他是一個牧師的兒子，認識了一位窈窕嫵媚的美女。他時常帶我到她那裏去玩的。有一天她對我說：「我要親自做飯給你們吃！」其實這個「你們是你」。她不好意思在我的面前直說要請請她的男朋友呢；到了約定的晚上，我們一團去了。到了那裏，一撥門鈴，她穿了一件雪白的圍裙，戴了一頂雪白的小帽，忽忽地跑出來，替我們

開門，還說：「對不起，飯還沒有燒好呢！」她桃花似的紅臉。本來是彈指可破的，現在給白裙白帽這一襯，顯得分外鮮豔可愛了，無怪乎我看了，疑心她是天女下凡呢！

她招呼了我們坐下之後，她就跑到廚房裏去燒菜了。我們就連忙跟進去幫同她一起燒飯。燒了就拿出來吃。什麼菜，我不記得了。不過我還記得那天吃的菜格外有滋味。晚飯後，她彈琴，我們唱歌。光陰太無情，過得太快，忽而鐘鳴十下了。我們遂告辭回家。這種良辰美景，到今天還是隱隱約約在我的腦筋中呢！這對青年男女，後來結了婚，到中國來傳道。五年前告假回國，路過滬上，重得再逢，愉快異常。

我的人緣非常之好。跑城有三家人家待我像一家人。吃飯是用不

着請的。隨便什麼時候去，都受歡迎的。這三份人家都是從商的，但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一家是一對新婚的青年夫妻，名叫 Saunders 桑特司。我怎樣認識他們的，我不記得了。這對夫妻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很忠厚，很誠實，待我非常親愛。我在他們家裏，不知吃了多少次飯呢！一個中產階級的商人家庭，我也看見過了。

Sutton 撒頓 老太爺是最有趣沒有了。他是百貨商店的老闆。他有四個兒子，兩個女兒，大兒子叫約翰，在百貨商店做事，二兒子叫華爾德 Walter 比我高二班，三兒子叫 Paul 保羅和我同班，小兒子叫 Franklin 佛蘭格林比我低一班，大女兒已出嫁了，二女兒叫瑪麗亞在跑城女大讀書。他有三個兒子和我同學，所以待我很好。他常常對我

說：「Chen, this is your home. Whenever you feel homesick, just come here」陳，這就是你的家。你一想家，就到這裏來！」所以我一覺得有點寂寞，就到他的家裏去。他一看見我，總是從他自己袋裏摸出一手把巧格力糖（就是用白錫紙包的）暗暗地放進我的袋裏。放了之後，笑嘻嘻地對我說道：「現在你不會想家了！」巧格力果然有靈驗。我吃了，「想家病」就不知逃到那裏去了。晚飯後，我們幾個男女學生，就談談唱唱。我每次總是想家而去，盡興而返。今日回憶猶如昨日呢！

還有一家我永不能忘記的，就是桃核兒（Doyle）。桃氏一對老夫妻，祇有三個女兒，沒有兒子。兩個女兒出嫁了，大女兒嫁給Dr. Young，楊醫生在北平協和醫院當醫師。二女兒嫁給一個生意人。小女兒在家侍奉雙親。這個小女兒很孝，因為不忍離開年老父母而放棄幾次嫁人

的機會，現已快老了，只有終生獨身吧！世人常笑美國人不孝父母，看見此女也有慚愧呢！桃核兒先生好像是做保險生意的。爲人沈默寡言，和藹可親。他們兩老因爲沒有兒子，待我很親愛，好像自己的兒子一樣。所以我叫兩老「爸爸媽媽」，叫小女兒「姊姊」。她比我大，叫我「弟弟」。我常常和胡宣明博士到他們家裏去玩，去吃飯的。有時候我們在中國店裏買點中國麵，中國醬油，到他們家裏去燒燒，請他們吃。他們覺得非常可口。有時候我去吃晚飯，看見他們還沒有燒飯，就幫同姊姊斬肉，洗洗菜。桌布總是我攤的，刀叉也是我擺的，飯巾也是我放的。吃了飯之後，我就幫同姊姊洗碗揩碗。我是他們的弟弟，着實得他們的歡心呢。那知道一別念餘年。昔日的「小弟弟」就變爲七個小孩子的父親了。韶光不留情，人生如過隙。追昔撫今，能不

慨然。

九、如此經驗

我初到跑城時，住在宣明所介紹的「飯館太太」Mrs. Riceman「家庭旅舍」裏。這種旅舍在歐美到處都有。裏面可以寄膳，也可以住宿。初到時，每星期寄宿費美金二元，膳食費美金四元。一日三餐。因飯廳不大，分兩批吃飯。每批一長桌，約十人寄膳。寄宿的都是霍布京的男女學生。宣明和我同桌。

有一次我給他戲弄得涕泗交流。我初到美國非常好奇。什麼東西都要學，什麼東西都要做。凡是放在桌上的食物，我總要嘗嘗看。中國學生十之八九，不喜歡吃Chinese「欺死」。我倒食之如飴。有一天宣明指着桌上的小瓶說：「老頭兒（Old Man）這是我們互相稱呼的綽號」

這個瓶兒的東西很好吃，你可嘗嘗看！」我拿來一看，裏面裝着生薑似的雜碎，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小匙舀了一匙出來放在盤上，再用叉叉起放進嘴裡。不到兩秒鐘，小腦眼睛，鼻孔都覺得猛烈的刺激。再過了兩秒鐘，眼淚鼻涕如潮湧出來了。你道這是什麼東西？原來是比辣椒還要辣的苦蘿蔔。(Horse radish)

說起寄宿問題，我要略略告訴你們當時的情形。宣明比我早到三年。那時他要找一個寄宿的地方，我已經說過，歐美都有「家庭旅舍」。但是最普遍的，還是「家庭寄居」。普通家庭常常分租一二間房間出來給學生住，有時還可供膳。宣明就想找這樣的一個家庭住住，但是找來找去，總碰到一碗「閉門羹」。說「我們不招待中國人」。他們素來所看見的中國人，都是開飯館洗衣服的。他們在報紙上所讀到的中

國人，在電影中所看見的中國人，都是強盜，土匪，乞丐，鴉片鬼。所以當時那跑城的一班普通美國人都怕中國人，不肯接受宣明到他們家裏去住。有一個六十餘歲朋友會信徒 Miss Kemp 鉛匹女士見他無處安身，就大動惻隱之心，收留他在她家裏說：「讓我來試試看」。宣明是一個非常誠懇的基督徒，也是一個富於國家觀念的中國讀書人，苦心孤詣與環境相奮鬥，爲國家爭光榮，一方面刻苦攻讀，研討學術，一方面課餘之下，接交社會人士，轉移他們的錯誤觀念。後來我到跑城讀書。住處就是由他替我找的，絕對不像從前之難了。當初到跑城的時候普通美國人對於我們中國人有許多錯誤觀念。他們想中國的男子總是頭背後拖一根長辮子的，中國的女子總是纏小腳的。他們還想穿西裝的漂亮黃種學生，總是日本人。這種觀念不要說普通美國是有的，

就是我們的洗衣僑胞，有時候難免沒有。有一天我拿了一包穿鱗的衣服，到一片中國洗衣舖裏去。我走到那裏，把衣服放在櫥上，一個僑胞不問皂白，拿起衣包擲在馬路上，口裏還罵着：「你，日本小鬼滾出去！」我說：「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他說：「我不信」我說：「我來寫給你看。」他給了一張紙我就寫了幾句中國話，他才相信我是他的同胞，而且立刻待我很客氣。臨別時，他還笑嘻嘻地對我說：「唐人姆不會講唐話。」他想廣東話是唯一的中國語，你若是不會說廣東話，那就算丟臉了。這是二十餘年前的情形。現在我想一定改變了。那時候一般普通美國人對於我們中國人現然有上面所說的種種不良的印象及誤會，我們在那裏求學的中國學生，就覺得我們的使命之重大了。宣明先打頭陣，我到了那裏，就開始積極進行，處處以身作則，以引起他們

的注意，以改變他們的觀念。那時有一中國女子，名叫石腓比在跑城女大讀書。她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女子，又幽雅又艷麗，功課又好。美國女同學很羨慕她。不久中國學生漸漸多了，孫克基朱君毅石美玉萬兆芷許女士都到跑城來了。我們就組織了一個跑城中國留美學學生會，一方面互相切磋，促進友誼，一方面進行所民「國民外交」與美國人士相聯絡，以宣傳我國固有之文化而轉移該邦人士之惡感。數年之後，成效大見。中國學生在跑城到處受歡迎了。胡宣明正要離開跑城的時候，年近古稀的那位沿匹女士，還淚珠涔涔而感傷離別呢！

十、在美做的工作

在美國我做了幾種工作值得敘述的。

第一件就是宣揚我國的文化。周校長在國內時，不是常常叮囑我

們，叫我們担負這種宣揚的責任嗎？所以我就不自量努力宣傳，除隨時與美邦人士直接接觸外，還到各地講演，務使錯誤觀念，得以矯正，友誼感情得以增進。不過第一次嘗試是一大失敗。

我初到跑城就有一位美術學校教師請我向他的一班學生講孔子大道。我想「宣揚文化」正其時矣，就答應了他。我預備了幾天功夫，就去執行我的使命了。到了學校，進了教室，一看有四十來個女學生正在那裏笑。她們一看見我進去，就鼓掌歡迎。某教師就很客氣的介紹我說：「陳先生剛從中國來。中國幾千來年受孔子的影響。今天你們可以聽到中國人講中國的大道，這不是很榮幸嗎？況且你們今天第一次聽見中國人的講演，我知道你們一定很感激的。」這樣介紹之後，我就開始大聲演說。我說的很響，不要說三四十人聽得，如雷灌耳，

恐怕就是三四百人聽了，也要覺得有「發聲振聵」的影響了。不料這樣大聲疾呼，呼了一刻鐘，我的聲音就像雲消霧散，不知那裏去了。但是那位美術教師請我講一小時的，我怎樣可以演說了一刻鐘，就停止呢，祇得厚着臉皮喊着喉嚨講下去。當初我大聲喊叫的時候，女學生個個都抬着頭，張着眼睛，顯出驚奇的樣子，以爲我是一個大演說家到了，我把喉嚨喊啞了，他們都垂着頭，有一點不好意思看我了。

講演之後，我回到青年會，關上房門，倒在床上，大哭了一場。是日晚飯也饑了一餐。我爲什麼大哭呢？我哭我沒有前途了，我想我今天對三四十個人講演尙且如此，將來如何對三四百人講演呢！如何對三四千人講演呢！那時候我在清華時的一種勇氣，好勝，自信，自尊的態度好像變成沮喪，失望，自棄，自卑的心理了。第二天一覺

醒來，見旭日東升，精神稍見恢復，我自慰說：「從前希臘最著名的演說家 Demonsthes 提忙司尼司不是受過敵人的侮辱嗎？他在議會與敵人爭辯時期期然說不出話來，致招敵人的熱嘲冷罵？他是口吃的，心中雖有經綸，不能表達，所以他決意要戰勝困難，每天早晨他銜了石子，對海裏滔滔狂濤演說。如此練習之後，他的口不吃了。他再回到議會與敵人舌戰。那時他的聲音如洪鐘狂鳴，他的姿勢如萬頃波濤。從前笑他罵他的，現在都敬他畏他了。」

我想到這件演說家的故事，就無形中再振作精神了。你們要知道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講演。我在清華時雖曾經參加英文演說比賽，但是演說比賽與實際講演是不同的。現在我想想那次失敗實在也難怪的我。我從前在國內所有的說話經驗是（演說）不是（講演）。講演與演說不

同。我以演說聲調姿態，去對三四十人講演。那有不失敗之理？但多一次失敗，多一次經驗，多一次教訓。失敗是成功之母。第一次跑城的失敗，不能使我灰心呢！過了一年之後，我的英文程度高了一點，我的講演能力也強了一點。我遂於暇時星期日到各處講演，宣傳文化了。

第二件我要說的就是担任童子軍的工作。中國華僑在美國總有幾十萬人。在紐約也有幾萬人。僑生的也不少。一九一七年，我到了紐約，看見一隊中國兒童童子軍，就很奮興。他們叫我做他們的隊長。我就欣然担任了。副隊長李某是廣東人，他是從中國去的。他能說廣東話，很懂兒童的心理，教導兒童，非常熱心。我們這個隊是在紐約美國童子軍總部登記的。隊分兩小隊，一叫（老鷹），一叫（老虎）。我

